

大正十一年三月三日
東京府立第一高等女子学校
理科部
植物学
第百一十号

夾 訖洽切 元傳、輔成王又兼也相雜也增白左右持也



夾註輔教編廣原教要義上第三

住杭州佛日山嗣祖明教大師 契嵩 編并註

廣原教

敘韻書云通作
序音義同舉其
綱要若前之抽絲
又云緒也述也

763697

廣者演也演大乎原教發明如來設教之本意也教
之義已見於前此廣原教并其序文總有二十五篇
叙曰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為原教急欲解
當世儒者之惑佛若吾聖人為教之本今雖既見而
未暇盡言 叙曰此叙之所云也我廣原教者律
昔之序嘗用佛教人天乘之五戒十善通乎儒之
五常仁義謂之原教急欲解當時儒者之惑佛

遑說父急也暇
書不，報食註
在暇在事心完
曰不暇心動曰不
遑

適韻會，猶當

幾說文微也殆也 文公釋殆有其書則以殆字為發語辭

法耳如吾佛聖人作為大教之所以然雖已下際
見於前之原教猶未遑究盡而言之
意待刻為書廣之原教傳之十年會丹丘長吉遺書
勸余成之雖屬草以所論未至焚之
本意實待刻作書而廣傳之原教傳布四方更十
年適會會丹丘沙門長吉惠書相勸我成就之
雖屬草初詞義已畢尚以其所議論者未為詞極
遂燒棄之
適就其書幾得乎聖人之心
適今果成就其書僅得乎佛聖人立教之意

會周禮時見曰會

註言
無常
期

頗的會偏一不
也又差多曰多
良久曰久多有
曰有

始余為原教師華嚴經先列乎菩薩乘蓋取其所謂
依本起末門者也師智度論而離合乎五戒十善者也
始我作原教之時乃師則華嚴經先列乎菩薩乘
取其本疏所謂依本起末門者也師法智度論而
開合乎五戒十善者也

然立言自有體裁其久不知頗相誚誣當時或為其
改之 然其立言之家自有其體且裁決其局執

疏鈔之人不相能多有誚讓譏誚當彼之時或已
為其改之

今書乃先列乎人夫乘亦從華嚴之所謂攝末歸本

門者也

今書即此廣原教也乃特先列乎不

乘亦取華嚴疏所謂攝末歸本門者也

百哉五戒十善則不復出其名數

百哉是歟其初初所成原教前本先列菩薩乘及

開合五戒十善者實有深旨而淺昧者不能知之

其先列菩薩乘者蓋原佛本自菩薩乘而起此下

代時教也其以五戒攝十善者就不飲酒下戒

便攝不癡一善也蓋欲尊佛所制雖小乘五戒已

能統攝輪主十善世法矣意示此五戒與彼五常

深淺自形耳今其開合之文雖已改矣不復列此

哉韻書彙解
大孝之為君也
禮記安民一註疏
云哉者美之云耳
又白然而有嘆嘆
之意又說文言之
間也又疑辭文
各有旨意而所指
而味之

輪王

俱舍云從此洲人壽無量歲乃至八萬歲有轉輪王生滅八萬時有情富樂壽量損減衆
惡漸盛非大人器故無輪王由輪旋轉應道威伏一切名轉輪王施設足說有四種金銀銅鐵輪
應別如其次第勝上中下逆次王領一二三四洲云一切皆無傷害今伏得勝各安其所勸化令

修十善業道故輪王死定得生天

然惜其有深意姑言之耳

吾所以爲二書者蓋欲發明先聖設教之大統以入論

夫中儒之不知佛者

我所以爲原教廣教之二書者蓋欲發明乎先佛

聖人設教大統以曉諭夫世之儒人不知佛者

故其言欲文其理欲簡其勢不可枝辭蔓說若曲辨

乎衆經之教義則章句者存焉

故其立言欲有文章其理致欲取簡當其述作之

勢不可又枝蔓其詞說若曲細辨別乎諸經所屬

四教五教當其是何教之義者則有疏鈔者在焉

知余譏余其原教廣原教乎

予字疑而未定之辭

若其人或知我專用涅槃經隨人隨意隨時及他經論所云佛說比丘隨便不依次第擇取經中要義安此文句等例此例備見下文得僧篇也以爲此輔教五書以扶于教法者或其不知而譏我不一取乎經語而自用已之文義者盡在此原教與廣原也

廣原教凡二十五篇總八千三百餘言是歲丙申也振筆于靈隱永安山舍

徐業詩書一篇一義篇聯也又籍也

廣原教六凡有二十五篇都計八千三百餘言是

也者助語辭云々二字連下必有後句應接而解釋之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若則本句中意絕

嘉祐元丙申師歲四十九

歲當丙申發筆在于靈隱寺之永安山精舍廣原教要義第一篇

惟心之謂道闡道之謂教教也者聖人之垂迹也道也者衆生之本本也其乎群生之謬其本也久矣

惟心之謂道闡道之謂教標立其端也教也者聖人之垂迹也道也者衆生之本本也此釋上之標立也其乎群生之謬其本也久矣此歎息也廣教太旨在此三節特重列其本文而逐節釋之下諸篇所申不可例此此下正解上三節意耳惟心之謂道也者心即統利施耶四種心之乾栗施耶心

也矣字是句意結絕標自書舉也記言若樹抄之高置也

自唐云案六經惟維唯三字皆通作語辭又惟以心思也維以系繫也唯以口專辭也應辭然皆語辭又云三字皆專之意

神詮曰楞伽經云
賢實心良本性
不但空寂而乃自
然常知故應曰
為心

也梵語乾栗陀耶此云堅實心亦云真實心即真
實心也四種心義備見於壇經梵內然此真實心
即一切眾生清淨本覺亦名佛性亦云靈覺亦是
一真法界矣道亦心也三意則約生義言道則約
通義生謂能生世出一切善不善法通謂通洞
世出一切凡聖情與無情善惡皆生迷悟同體
故皆謂之心也凡聖融通因果無礙故皆謂之道
也又道亦理也法也法亦心也謂其有軌持之義
不失自分也猶起信論云所言法者謂眾生心也
故曰惟心之謂道也闡道之謂教也者闡訓明也

宗鏡六云心是名以知為體此是靈知性自神解不同妄識伏緣託境作意而
知又不同太虛空廓斷滅無知故肇論云般若無知者無有取相之知也常人皆
謂般若若知則有知也若有知則有取者若有取者則不契真生

宗鏡中有一卷清淨本覺一者清淨本覺一者清淨本覺一者清淨本覺
本有法身以無始來具足圓滿過恒沙德常明淨故云何名清淨本覺自性
清淨心也又云明心見性無漸次教又云此心即佛性也又云此心即真如也
又云此心即菩提心也又云此心即涅槃心也又云此心即妙覺心也又云此心即
最勝心也又云此心即最上心也又云此心即最妙心也又云此心即最尊心也
又云此心即最勝心也又云此心即最上心也又云此心即最妙心也又云此心即最尊心也

稍全二結

大見靈氣錄十二卷二結

而生者其所稟圓徧法界體無邊涯絕諸分量非
揀示之大乃絕待至大之理本也始先道而次教

今却先諸分量非揀小之大乃絕待至大之理本也始先道而次教今却先教而次道者其文勢欲躡前而起後亦謂群生迷本必待設教引接方歸于道故却先教而次道意歎過劇乎衆生之迷悞此妙道大本者自無始而來迄至于今可謂久矣聖人不作而萬物終昧聖人所以與萬物大明也心無有外道無不中故物無不預道聖人不私道不棄物道之所存聖人皆與

聖人謂佛若不興作此之教法而衆生萬物之類終竟自溺其迷暗佛聖人所以與此迷昧衆生萬

物爲大光明也一心之理圓包十方故云無外一心之道法界無邊故云無不中也是故十方法界無一事物而不厠預于道之中也佛稱法性而設教故不自私秘其道亦不棄遺彼一微細衆生亦云彼具一念微塵心之衆生凡其道所在法界所統之處者佛聖人不復間其尊賤咸待以同德與猶待也

是故其爲教也通幽通明通世出世無不通也通者統也統以正之欲其必與聖人同德緣此之故佛乃作爲其教通洞鬼神一切幽冥至

乃天人之明顯者又通洞世間及出世間世間即
上所謂天人等出世間即佛菩薩等出世之聖人
也無有不通不貫也通者統也謂其為教總統世
出世之者並皆推正其法性欲其與諸佛同得涅
槃之果德也

廣大靈明莫至乎道神德妙用莫至乎心徇妄縛業
莫甚乎迷本流蕩諸趣莫甚乎死生知衆生之過患
莫善乎聖人與萬物正本莫善乎設教

廣大乃道之廣博宏闊大橫豎周徧無有窮極靈明
亦法理冥靈寂照未嘗泯昧而具此二者舉十方

世界無有至極者過乎此道也神而自得德無不
備妙以應用用而無窮具此二者亦舉十方世界
無有至極者過乎此心也可道是出深聖法聖
人以道而設教今先道乃尊佛之聖法也心是在
障屬凡染淨未分必籍聖法引之乃辨故却以心
空道變於上文也徇從妄識以結業果舉十方世
界亦無有過劇乎迷昧其本心者也為業所引流
轉漂蕩于五濁之中者舉十方世界亦無有過劇
于死生者也此生死而後生者其無就世間無常之
見而言之耳亦涅槃經云心若常者不若若死若

生之例也下皆倣此知一切眾生所以為過失自致其死死生生輪轉而不休舉十方亦無有能知之者如佛之聖人也與彼眾生萬彙推正其本源妙心舉十方世界亦無有如佛能設為其教法如此也

正固明明固妙妙固其道疑焉是故教者聖人明道救世之太端也夫教也者聖人乘時應機不思議之太用也

其心源既正正即清淨也以清淨故明以明了故妙而不可思議既到其不可思議之境故垂成其

四機法華文句曰者機即杭器又杭緣也有可發之義故名為機一八天杭謂諸惡莫作諸善奉行是名一三乘杭謂厭畏生死忻尚涅槃是名二三善法杭謂先入後已慈悲仁讓是名三佛機謂一切諸法中悉以等觀入一切無礙入一道出生死是名佛杭

妙覺之道也發句云固也疑猶成也此所以知其為教者乃是聖人推此發明其心源之道以救度乎世俗至大之頭緒也端猶頭也夫教也者者乃是重釋教之云也謂此教乃是佛太聖人乘其宜說之時應其宜度之機亦是聖人不可思議無方之太用也

是故其機大者頓之其機小者漸之漸也者言乎權也頓也者言乎實也實者謂之太乘權者謂之小乘聖人以大小衍攬乎群機而幽明盡矣是以聖人隨其所宜之機大者則以頓教接之猶

頓漸權實

行廣也重也
通作演易太
王云演天地之
數

攬通作
覽

黃廣師謂休
言化城者二乘
及十地未覺妙覺
皆是權立接引
之教並為化城

華嚴時為法身大士宿世根熟天龍八部直說圓
滿修多羅是也小者則以漸教接之漸教謂一時
權假之法也猶應苑時為憍陳等五比丘說四諦
十土因緣等法輪是也頓者謂圓頓真實之法也
此其實乃謂大乘此言一向是實猶法華經是也
權假乃謂小乘此言一向是權猶化城引接是也
乘之義解在原教義內吾此說但以佛一教大綱
只是本小乘之權實耳如大智度論云聲聞經有
三法印無常無我寂滅涅槃印小乘經一切大乘
經但有一法印所謂諸法實相吾只據大小乘之

化城 法華道師多方便於陰道中作一城是時疲極之眾前入大城告已度相見之極相

理而云也若論大乘經亦有兼權權不獨在小乘
者此自判諸經所屬之教也故吾此廣原教序云
若幽辨乎眾經之教義則章句者存焉是也佛聖
人用此大小乘衣擲眾機之者幽道乃至鬼神異
類明道乃至天人群生無有其不盡者也
預頓而聞漸預漸而聞頓是又聖人之妙乎天人之
天人不測也

如維摩經云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
智度論云有一會中或聞說希施或有聞說持戒
云云乃至十二部經八萬法聚各各隨心所聞是

後嚴說曰真如
實性名無量法
二而真如名
為忍得此時
忍可中持法無
生理決定不謬
境智相冥名元
生也

名語密是乃佛大聖人不思議力能令眾廁在其
頓說之中而得漸教之益如華嚴會中而有二乘
之智或則其漸說之中而得頓教之益如鹿苑四
諦會中而有得無生忍天台教化儀四教中判為
不定秘密教者其義是也此又佛之不可思議無
漏圓音所出離資發乎天之與久而其天久不能
測度也
聖人示權所以趨實也聖人顯實所以藉權也故權
實偏圓而未始不相顧
佛垂示權教者所以導其趣向乎真實之道也佛

偏

顧說還視也
中庸云言上行註
照字之意意謂
說天之明命註
謂常自在之

顯彰實道者亦所以資顯乎權假之教也以故其
權與實其偏與圓者實即一乘實教權即二乘權
教不論大乘經亦有權者偏亦小乘偏真之理圓
則一乘圓極之道也此等權實偏圓之教未嘗不
相顧視而相應副相顧亦交相含攝之謂也猶禮
記中庸云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權也者有顯權有冥權聖人顯權之則為淺教為小
道與夫信者為其小息之所也聖人冥權之則為異
道為他教為與善惡同其事與夫不信者預為其得
道之遠緣也顯權可見而冥權不測也

慥慥言
行相顧
只

釋書云不謀而自
合故云與密應

薩婆多云因聞入者是為信行因思入者是為法行云無德云位在方便自見法少思
聞力多後時要須聞法得悟名為信行思聞力少自見法多後時要須思惟得悟名
為法行

起世界經云佛言我造二聖者往來且行化一者老子迦葉菩薩二者孔子是儒童菩薩

明字函第一卷破邪論云造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子光淨童子菩薩彼稱顏回
摩訶迦葉彼稱老子●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游天竺吾入泥洹●符子云老子之師名釋迦父

青淨法行經云
我造三聖化彼
只禮儀先同姓後
可也
三聖指孔子老子
顏回也光明童子
孔子摩訶迦葉
老子月明信童
顏回也

此權也者者有二種一謂顯權一謂冥權其一若
佛示明顯之權者則為小乘淺漸之教為聲聞緣
覺二乘小聖之道與夫具信根者為小息之處如
化城喻是也所謂信者並該菩薩聲聞大小乘乃
至凡夫者如大般若經云隨信行人者大論解云
初入無漏道統根者名隨信行人起信論云謂凡
夫二乘初發意菩薩等以意識熏習依信力故
而修行者今指聲聞之信力者也其二若為冥密
之權者乃其無方妙用潛與密應肇法師所謂冥
權無謀是也此權或為異道之師以化正彼道之

類或為他教之主用他教法以利于世如立天地
經云寶應聲聞菩薩示吳伏犧清淨法行經說摩
訶迦葉應生震旦示名老子又云光淨童子名字
仲尼此等是也示為愚善強惡二類之人與同其
善惡之事猶起信云或為知友同類以勸發或為
怨家怖之以入道蓋欲與此無信根者預先作其
當來得道久遠之因緣也亦猶起信所謂遠緣則
久遠得度故此冥權而引起信外緣為證者以彼
諸佛菩薩善知識有慈悲願護之方便故也其顯
示之權現於諸經教是乃可見者也冥密之權在

權實

其妙用其推密布是乃不可得而測度者也
實也者至實也至實則物我一也物我一故聖人以
羣生而成之也

此實也者者非是常常之事實也乃是真如不妄
不變一心極實最勝之實諦也若此至實之理則
萬法與我之已靈為一也萬法與已既一聖人故
亦以衆生此之一道而成其聖果也

語夫聖人之權也則周天下之善徧百家之道其救
世濟物之太權乎語夫聖人之實也則旁禪法界與
萬物皆極其天下窮理盡性之大道乎

語論上二種之權也者則周匝此一小天下乃四
大天下其所有之意徧滿彌久乎異道與此百家
諸子其所有之法也如此乃是其拯救世間生滅
疾業所累重天之機權乎若語論上一實真如之
道也者則通洞乎無邊法界依生聖法故云法界
旁禪猶通洞耳謂常與世間萬法之者咸預乎一
乘之圓極也以極字起例者蓋取起信論云唯是
一心故名真如言真如者亦無有相謂言說之極
極亦訓中即中道也篇首以惟心之謂道標立卒
以一心真如之中極結末所以明其始終也此可

佛

謂天下窮極妙理究竟法性無有對待之大道也
此當言天上天下十方世界窮理盡性之大道今
只言天下且順乎世間之聞見耳
聖人者聖人之聖者也以非死生而示死示生與天
同然而莫睹其所以然豈古神靈歟智博大盛備之
聖人乎

謂唯佛聖人也此聖人乃出世三乘十地等覺聖
人之中尤爲其聖人也非獨於世之聖人中其爲
尤聖者也世間之心著於無常佛乃以真常不死
不生示變滅於世率天上現生於淨飾聖主之家

增一阿含經曰舍利弗入滅無色界天淚下猶如春風細雨
仁王經云無色界天禮拜世尊

死
天上有生

與天與久同其死生如此彼天彼人不可得見其
所以如此也文亦欲順其無常之見故曰死生引
經例已見上文或問曰天上亦有生死耶曰有涅槃
經云菩薩不願生天以生當有老病死又菩薩
猶有變易生死又太論云天中死人中生人中死
天中生以故知菩薩示死於天上而現生於人間
也如此之人豈非是自古即大圓體起太神用妙
覺幽靈歟聖明智廣大充備之大聖人者耶
故其爲教有神道也有人道也有常德也有奇德也
不可以一槩求不可以世道擬議得在於心通失在

佛神力者
賦註應云曰
神所以古德云
自方与佛力无
别自知与仁智
無美

於述較

是故其所為教乃有神道也者神力神理之謂也
順此文言故云神道耳謂佛自不測之理起其緣
轉之用欲以警動天人使之敬信而冥其說教法華
經云如來一切神力亦智度論云此神十方三出
諸佛及諸賢聖求之不可得此意是也有久道也
者此乃是佛以五戒教久修所生之人道也華嚴
經攝末歸本所謂人夫乘此意是也有奇德也者
即上神力所變奇詭之德也有常德也者即上五
戒具世教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也又奇德者亦

宗鏡錄九此心法妙故如神不可測無依無住非古非今只是有而不可見聞非是一向空寂
總無盡之妙用不斷不常具莫測之異通云師子吼言佛性名第一義名智
惠即是妙神

法華壽量品云如來秘密神通之力
神是天然不動義法身也通是五乘不出心氣惠也即報身也
加幹用自在即應身也

乎四諦十土緣修夫太聖以趨乎太太聖莫盛乎六
度萬行

佛神力者

於迹較

是故其所為教乃有神通也者神力神理之謂也

佛奇特最勝三界無對界上三德之德也常德者亦佛不變不易恒常湛寂涅槃斷果之德也然佛之教有如此之道德不可輒以世教一出人道常德之說輒以世間拘局見聞輕而擬之議之佛之教道其所以為得在於心自通悟其所以為失在於輒以世間形迹者而計校度量之也

廣原教要義第二篇

治人治天莫善乎五戒十善修夫小小聖小聖莫盛乎四諦十善緣修夫太聖以趨乎太太聖莫盛乎六度萬行

法界次第云云通言
許者謂以善安
為義此四諦法
為善則人必生解
故須藉教證理
不虛故云密喻也
苦以通指為義
切有身心行常為
常此果之所通指
故名為苦
集以招聚為義
若心身結業相應
未定能招聚生
死之苦故名為集

十二因緣

翻譯集云生曰因謂先無其事而從彼生也緣謂素有其分而從彼起也故內親心緣跡緣覺根
利通觀三世有因有緣是名因緣初觀過去無明緣行言無明者不了法界邪見妄執常在暗
冥故曰無明因煩惱惑起於三業造作諸法故名為行曰茲惑業感現在果識緣名色六入觸

受所謂從行生志投入母腹流愛為種細想在胎分別諸法此名曰識二但有名無體隨屬色
四七衛堅故號名色六根開張名為六入從出母胎至三四歲對緣取塵未別苦樂名之為觸
從五六歲至十二三歲見去樂中痛三境既別故名為受

修理其必生於人道天道者莫勝於五戒十善五
戒十善名數已見於原教修理其必證夫小小聲
聞中小緣覺之至聖果也無有隆盛於四聖諦十
二因緣也四諦者一苦諦謂二十五有依正二報
也二集諦謂積集無明之種子又云見思惑也三
滅諦謂滅前苦集明偏真理也四道諦謂略則戒
定慧廣則三十七道品也以此道修成聖預位者
一初果曰見道二則二果三果曰修道三則四果
曰無學道此上四果隨其斷惑淺深或盡未盡而
分其位次高下取十二因緣者一無明謂煩惱障

煩惱道也二行謂業障業道此支屬過去也三識
謂託胎一分息氣也四名色謂名是心色是質也
五六入謂六根成此胎中也六觸謂出胎也七受
謂領納前境好惡等事從識至受名現在五果也
八愛謂愛色男女金銀錢物等事也九取謂凡見
一切境皆生取著心此二未來因皆屬煩惱如過
去無明也十有謂業已成就其未來因屬業道如
過去行也十一生謂未來受生事也十二老死也
緣覺人因觀此十二因緣先生次滅覺真諦理故
名緣覺又名獨覺此入斷三界見思與聲聞同更

支句
各云
分受
度受
持也

六度

經云空心不動
具足六波羅蜜
何者王曰無可
寫者名為布施
空外有法可
往相耶至得曰
戒性如虚空持
者乃迷倒寧執
事法分持犯耶
經曰思者於一

利那及一切相及諸所緣又云何謂菩薩能行是時住言見心相念滅豈可伏捺自心對治
前境而為思受邪經曰若無心不起精進無有匪又云何謂菩薩能行精進佛言求
心不可得寧著有為妄與空慮邪經云不見心相名為心定言菩薩能行定而守空壁

非經曰不求諸法性相因緣是名心慧寧外徇文言強生知解非宗鏡卷二十六

侵除習氣乃居聲聞之上同是漸教耳修理乎菩
薩太聖人必向入乎佛太太聖之妙境者無有隆
盛於六度萬行也六度者即六波羅蜜也一曰檀
波羅蜜檀梵語檀那此云布施波羅蜜此云到彼
岸下五波羅蜜所翻皆然二曰尸波羅蜜梵語尸
羅此云好善謂好行善道不自放逸受戒不受戒
皆名尸羅三曰羼提波羅蜜羼提此云忍辱謂能
安忍外所辱境也四曰毗梨耶波羅蜜毗梨耶此
云精進謂欲樂勤行善法不自放逸也五曰禪波
羅蜜此言思惟修謂一切攝心繫念學諸三昧也

六曰般若波羅蜜般若此云智慧照了一切諸法
皆不可得而通達一切無礙也謂菩薩乘此六法
度生死海此岸到太涅槃彼岸也萬行者謂菩薩
能於此六法通達一切佛法而遍修諸行為其具
足方便也

夫五戒者離之所以致天合之所以資久語其成功
則有勝有劣語其所以然則天入之道一也夫四諦
十二緣者離之則在乎小聖合之則在乎小小聖語
其成功則有降殺語其乘之則小聖同道也
五戒數如前離若開也五戒者謂其不妄語之一

殺所戒所例
二切降也

飲酒

趣漢沙混云云
仙趣者多義乃
仙人所到之處也

元攝口內以俗不能護口略制其一又太論云說
重者是妄語則已攝三君開此不妄語之一則為
不綺語為不兩舌為不惡口之三者也不飲酒之
一不攝意主太智度論云飲酒是邪命自活增益
毒癡出世以智慧為首生死以三毒為根若能禁
酒是防止意地三毒長養出世智慧也若開此不
飲酒之一則為不貪為不恚為不癡三者與前身
三不殺不邪淫不盜是為十善也此所開之十善
所以能置其生乎天趣也若却收合此之十善復
為五戒者所以資藉其生乎人趣也語論其所生

差初加切次也
不齊等也又使
也曰較也

之功德則有未勝人劣之差降也語論其五戒十
善之所以而然者則此天人之道是一致也夫四
聖諦及十二因緣者若開四諦之集諦則成十二
緣之無明行愛取有之五支又開四諦之苦諦則
成十二緣識名色六觸受生老死之七支也此則
在乎緣覺小聖之所修者也若合十二緣復其四
諦之苦諦集諦者此則在乎小小聖人聲聞之所
修者也言其所成之功德則二聖似有降殺降殺
差之見言其所乘則小聖次小小聖同其道也文
直言緣不兼因字欲略耳猶涅槃經云十二緣或

云十二緣起等例也

夫六度也者首萬行廣萬行者也太聖與乎太太聖其所乘雖稍分之及其以萬行超極則與夫太太之聖人一也萬行也者萬善之謂也聖人之善蓋神而為之適變乘化無所而不在也

六度也者者亦謂六波羅蜜也此六度既為萬行之首又能廣衍諸善之行也太聖菩薩與乎太太聖如來其所乘雖稍分其淺深分全及其以萬行超證圓極之道極亦中也亦謂微妙中道也則與夫太太聖如來一理也萬行者乃是萬善之為言

也菩薩聖人行此萬善之行蓋以法身神力而為之適順於變乘藉於化即無有方所而其神德不在此者也

是故聖人預天人之事而天人不測夫神也者妙也事也者麤也麤者唯人知之妙者唯聖人知之

是故菩薩聖人則預彼天人之事而彼天人不測測之天神乃精妙事乃麤粗者唯人能知之神妙者唯菩薩聖人能自知之

天下以彼我競以儒佛之事相是非而天下之者知儒佛之事豈知其堦埳乎儒佛者耶

老子至遠注曰
延填陶者
也靈而負故可以
成器正摩也
自解云延者擊
也填者粘也
枝公長承說
陶鑄者銘錄也
範土曰陶鑄金
曰鑄
莊子述注曰陶
鑄者一作鑄也

天下之學者雖自以彼我相競以儒道佛教之事
而相是非而此天下之學者但知儒佛之事豈知
知彼陶家延填因其虛無乃和土成器今但苟其
儒佛之名器安知其所以成儒佛者同一無為之
道也延填謂和土也此亦莊子逍遙遊所謂將猶
陶鑄堯舜者也同其義耳

夫今靈者溥天溥地徧幽徧明徧乎夷狄禽獸非以
神道彌綸而古今殆有棄物聖人重同靈懼遺其物
是故聖人以神道作

延填
和土
打瓦
局
部名也
又拘也
促也又
由身也
填丞
職切
又昌
志切

神乃至夷狄禽獸若非以法身神力彌而補合綸
而牽引使其全復於覺道而震舌及今殆有棄置
之物猶華嚴經曰衆生行海無有邊佛普彌綸雨
法雨涅槃經云見衣有孔然後乃補如來亦尔見
諸衆生有入地獄因緣即以戒善而補之淨名經
曰先以欲鉤牽然後入佛慧此等意是也佛菩薩
之聖人器重其同共靈覺恐懼遺失其一切含靈
之物是故菩薩聖人以法身神力之道乃潛興密
用矣作猶用也

廣原教要義第三篇

老子至理注曰
 埴填陶者之器
 也靈而負故可以
 成器也埴者土也
 自解云埴者土也
 也埴者粘土也
 埴者長水也
 陶埴者粘土也
 埴者土也
 埴者土也
 埴者土也

天下之學者雖自以彼我相競以儒道佛教之事
 而相是非而此天下之學者但知儒佛之事豈知
 知彼陶家埴填因其虛無乃和土成器今但局其
 儒佛之名器安知其所以成儒佛者同一無為之
 道也埴填謂和土也此亦莊子逍遙遊所謂將猶
 陶埴堯舜者也同其義耳
 夫今聖靈者溥天溥地徧徧幽徧明徧乎夷狄禽獸非以
 神道彌綸而古今殆有棄物聖人重同靈懼遺其物
 是故聖人以神道作

大凡言靈之皆謂皆於天也而通乎幽冥天也

埴填埴和土也填土之粘膩者為器謂以水和粘膩之土為陶器也
 老子至理注曰埴填陶者之器也虛而負故可以成器是埴填陶者之為用
 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曰先以欲鉤牽然後入佛慧此等意是也佛菩薩
 之聖人器重其同共靈覺恐懼遺失其一切含靈
 之物是故普薩聖人以法身神力之道乃潛興密
 用矣作猶用也

廣原教要義第三篇

心必至至必變變者識也至者如也如者妙萬物者也識者紛紛紛作萬物異萬物者也變也者動之幾也至也者妙之本也天下無不本天下無不動心謂如來藏心也此之藏心染淨相混具凡聖所到之二至也必至者謂修道除惑出障離染得到涅槃乃為至也若不修道不背厭未出障未離染動到生死亦為之至也涅槃經云須陀洹八萬劫至等天台教涅槃疏云涅槃有至不至生死有至不至此等例是也必至謂有心必有此二至者也至又訓極亦謂心即圓極之理乃上乘之至也猶

法華經曰乘此寶乘直至道場取圓極之至最爲
簡直吾始用此義也然原教切欲化世間沒溺生
死不見妙理之者故先起同體之至後總以別相
圓極之至故謂至者如也涅槃經四句謂至至爲
生生者理亦相貫可以意求也至必變者謂此三
至之心必有變動若前所謂心具染者此是其變
而不能復者也所謂心具淨者此是其變而能復
者也變者識也者謂此變即是根本無明微細識
也至者如也者謂此三種之至都是真如圓極之
至也此如者即今神妙乎萬事者也此識者即

法華經曰乘此寶乘直至道場取圓極之至最爲
簡直吾始用此義也然原教切欲化世間沒溺生
死不見妙理之者故先起同體之至後總以別相
圓極之至故謂至者如也涅槃經四句謂至至爲
生生者理亦相貫可以意求也至必變者謂此三
至之心必有變動若前所謂心具染者此是其變
而不能復者也所謂心具淨者此是其變而能復
者也變者識也者謂此變即是根本無明微細識
也至者如也者謂此三種之至都是真如圓極之
至也此如者即今神妙乎萬事者也此識者即

棲巖三不阿難
識性無源因於
六種根塵妄
出

今幻妄紛紛亂乎萬法殊異乎萬事者也又此變
也者者亦是心動之幾微周易正義曰幾是離無
入有在有無之際此說似之故云動之幾也此至
也者亦是一切法玄妙之根本也天下之有情者
自無始而來莫不本此之妙本也莫不動此之妄
動也

故萬物出于變入于變萬物起于至復于至萬物之
變見乎情天下之至存乎性以情可以辨萬物之變
化以性可以觀天下之太妙善夫情性可以語聖人
之教道也

故此萬法亦出生自於識變亦入死自於識變猶
涅槃經云因無明生亦因而死此萬法亦依此真
如之至而起亦於此真如之至而復猶圓覺經云
幻從諸覺生幻滅覺圓滿萬法之變易蓋形現乎
情弊者也天下之因至蓋存在乎性正者也以此
之情可以辨別萬物死生變化也以此之性可以
觀審天下所本之太妙也若或善夫此性情之理
則可以語論佛聖人之因情設教以教牽情使復
其覺性之教道者也

萬物同靈之謂心聖人所發之謂道道有大者焉有

道

小者焉心有善者焉有惡者焉善惡有厚薄大小有漸與故有大聖有次聖有小聖有天人有人有須倫有鬼神有介羽之屬有地道萬法同其覺靈乃謂之心也聖人所履踐乃謂之道也謂道也故有大有小謂心也故有善有惡為善為惡故有厚有薄趣大之與小故有漸有深以故有大聖佛菩薩有小聖聲聞緣覺有天人阿修羅餓鬼畜生地獄等六道此六道名言與常途不類者欲其文便耳略文據經論起例事見下尊僧篇

群生者一心之所出也聖人者一道之所歸也聖人之大小之端不可不審也羣生之善惡之故不可不慎也

凡一切衆生皆從此一心之所出也一切聖賢皆自此一道之所分別差等也若此已上所證大小聖人其道之端由不可不審詳也一切衆生之善惡之因緣不可不顧慎也

夫心與道豈異乎哉以聖人群生姑區以別之曰道曰心也

心之與道其理豈有殊異耶但以佛及衆生因之

區類也別也
語以別矣

與果且強分別云是道是心耳

心乎大哉至也矣幽過乎鬼神明過乎日月博大包乎天地精微乎至極虛幽而不幽故至幽明而不明故至明大而不大故絕大微而不微故至微精而精月靈鬼神而妙乎天地三才

此之心法萬法無以爲對其特獨大故曰大哉至極也矣若以其幽其沖漠比並則超過乎鬼神若以其光明照耀比並則超過乎日月其廣博宏大則包含天地精粹微細則通貫於隣虛際虛極微之塵此塵微細難見隣近於虛空耳太論云微塵

有三大者中者小者大者遊塵可見中者諸天所見小者上聖人天眼所見慧眼觀之則無所見小乘經論所談隣虛之義或異於此者吾則未嘗討論也言其爲幽則非幽故爲至極之幽言其爲明則非明故爲至極之明言其爲大則非大故爲至極之大言其爲細微則非細微故爲至極之微乃能爲精魄乎日月能爲靈驗乎鬼神能神妙乎天地人之三才

若有乎若無乎若不有不無若不有不無是
可以言語狀及乎不可以絕待玄解論

宗鏡四十六卷
直說見起四句
始出單四句
復四句與定四句
且單四句者
一有二無三亦
有亦無四非有
非無
詮具說也
解前也評論
事理也
刻心也期約
定期日也又能
證驗也實也

此之心法相似乎有相似乎無相似乎非有非無
相似乎非非有相似乎非非無此有無非有非無
及其變非有無之干見四見其于立于破然其有
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此之四句用時亦有全略
在事詮次必須全用在理剋證或可略用不須次
第其全具四句並如經論疏義也其收略不必次
第如天台教禪波羅蜜中於有句之下便列亦有
亦無者又以非有非無為中遂攝亦有亦無其為
一句却與有無為三句對三觀三諦亦有家只出
有無非有非無如永嘉集之類又起信論於非有

四句詳
見宗
鏡八十七

宗鏡十二卷五教云、萬法從緣起無自性而無自故名性空性之既空雖緣會而非有緣之既
會雖性空而不無是以緣會之有、而非有性空之無、而不無何者會則性空之故言非有空則緣會
故言非無今言不有不無者非是離有別有一無也亦非離無別有一有也如是則明法非有無故
以非有非無名
耳不是非有非
無既非有無又
非有非無也
如是則何杜言
詭道斷亦乃心行
外滅也如是則名
體既空言思自
絕可謂萬法寂
靜性朗真心矣

非無下却列有無俱此亦是亦有亦無之義其前
後不必次第此類是也今此篇是說證時以理而
遮絕之特用收略不必次第例也及第六卷增經
替內謂非有非無句下却列亦有亦無亦是此上
之例耳今其謂不有不無不有不無亦只是
經論中非有非無非有非非無之義訓也非如
他書別以不不非不不是以明是非之義如永嘉
集類者也又四句有開合寬狹單複其義亦更微
細具如他家經論義旨夫言似有似無者蓋法非
有無不可定說其有其無但謂其如有如無之六

佛印元和尚以
未悟者難言之
已悟之境如土
之入水之入水
之清明彼多疑
而不可辯也

句也今此言似有似無乃至乎似非非有非非無
但是可用言說詔狀之耳洎其不可用斷絕對待
與其以玄默會解為之表諭也
得之在乎瞬息差之在乎毫釐者是可以與至者知
不可與學者語

但其得在於一瞬自一喘息若過差不即證之亦
只在一毫釐之際是以可與到此之境者知也
不可與學者語也

聖人以此難明難至也乃為諸教言之義之諭之正
之雖夥然多端是皆欲人之不謬也而學者猶昧今

夫天下混謂乎心言之而不詳知之而不審者認意
識謂與聖人同得其趣道不亦遠乎

佛始以此難曉難到遂乃為之經教演說之義解
之譬諭之推正之開張法門雖夥爾多其頭緒
多見也如此皆欲人之不迷謬之也而學習者尚
暗鈍不曉會之今乎天下之人混同一槩稱之為
心其所說者不至詳悉其所知者不至諦審但妄
執認智相分別之意識者言與佛同其所證如此
趣向佛道不亦尚遠遠耶

廣原教義我第四篇

性出乎情情隱乎性性隱則其至實之道息矣是故聖人以性爲教而教人天下之動生於情萬物之感

正於性情性之善惡天下可不審乎

性、能、生、也。情、所、生、也。即、心、真、如、而、變、爲、心、生、滅、也。
情、識、既、起、則、隱、覆、真、性。真、性、若、終、隱、覆、則、衆、生、求、
迷、而、不、覺、不、覺、則、此、真、實、之、理、似、乎、止、息、不、行、也。
是、因、佛、聖、人、特、以、此、真、實、本、性、爲、之、教、法、而、教、訓、
引、導、於、天、人、之、類。天、下、之、人、凡、有、動、作、固、生、於、情、
妄。天、下、萬、事、有、所、惑、亂、必、正、之、於、真、性。夫、情、與、性、
邪、正、既、自、成、其、善、惡、而、天、下、其、人、可、不、詳、審、耶。然、

藏傳淨土口義
 諸妄想和合
 是真心不覺
 識更無別體
 者亦非第八
 註云真如心
 云生滅心者
 亦真如不守自
 性隨緣而妄
 變自為真如心
 想和合昧常不
 藏識其不妄
 想和合昧常不

理無善惡既有生滅之情自理而起古德遂以理之清淨對乎情妄之惡謂之理善也

知善惡而不知夫善惡之終始其至知乎知其終而不知其始其至知乎唯聖人之至知知始知終知微知亡見其貫死生幽明而成象成形

夫語詞也縱有^レ世之聖賢能知此性之爲善情之爲惡者而^レ不能知^レ乎斷惑是善惡之^レ緣起惑是善惡之始如此其可爲至極之知乎縱有^レ出世賢聖能分斷惑垂^レ入妙道^レ知去^レ惑處雖近尚^レ不見其^レ上品微細無明微惑猶存如此其可爲至極之知乎

記者謂起惑如著衣之法從內至外斷惑如脫衣
之法從外至內最難脫者是最始著者當知見終
是約斷惑說見終是約起惑說唯是佛百四不聖
人之至極究竟乎正通知海乃能具足備見其始
之微細終之勝妙知微亦始之幾微知亡亦終之
清淨無始無終也又能見此惑通貫乎諸趣死此
而生彼入鬼神之幽出天人之明在高成象而在
下成形也文不云知見而單曰知者謂大聖具下
切智有智能見猶古德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故
得以知而兼見也涅槃經云一切衆生雖與十二

真經上六十五卷云：野藏論云即體之用曰知即用之性為寂如即火之時即是光即光之時則是燈如燈為慧光為用無二不二也又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如是用下靈知之心即是真性與佛無異故名顯示真心品性教

解源注云問既云性自了了常知何須諸佛開示答此云知者不是證知
意說真性不同虛空木石故云知也非如緣境分別識非如照寐了達
之知者是真如之性自然常知故馬鳴菩薩云真如者自體真矣識
知華嚴回向品亦云真如以照明為性又批同明品說智與知異智局
於聖不通於凡知即凡聖皆有通於理智
莊子云天即自然則自然亦自然也依此而生萬物故云衆妙之門

文云舟與所極覆曰宙然此宇宙雖廣大亦不出
於法性之中乃云內於性耳故其萬法凡有乎名

死生

相之者莫有隆盛於情性者也

情也者有之初也有有則有愛有愛則有嗜欲有嗜欲則男女萬物生死焉死生之感則善惡以類變始之終之循死生而未始休

情識乃為萬有之始初既有其有也則有情愛有情愛則有嗜好欲事有嗜慾則男之與女萬彙之形生焉死生變化既有其感召則其善者惡者各各以其類習變而相承也又始因之終類之循環死而復生生而復死未嘗而休息也

性也者無之至也至無則未始無出乎生入乎死而

淨名曰佛身者即法身也生註曰佛無為也至於形一巨細壽之倍短皆是接衆生之影迹非佛實也衆生若無感則不現矣非佛不致接衆生不致故自絕身若不致而為現者未之有也譬之塵天而影在衆器萬影萬形皆是器最宜曰為乎器若亦不則不現矣

非死非生聖人之道所以寂焉明然唯感所適

此性也者者則是無相之圓極也極無之理未嘗必無出入生死乃非其死生下句先死欲歸上文無他義例也佛聖人之道所以能寂能照唯在其機感則無所不任也

夫情也為偽為識得之則為愛為惠為親親為疎疎為或善為或惡失之則為欺為狡為害為不遜為貪為溺嗜欲為憂心為滅性

奸狡

不順義

夫情之過者則能為妄偽為識想苟得于此者且為愛好且為恩惠亦為親其親為疎其疎亦為以

校三
徒也

善事爲成惡事失于此者則爲欺誑爲奸狡爲兇暴爲不順義爲貪婪爲淫溺愛欲爲喪失其真心爲滅沒其正性猶起信論云具有過恒沙等妄染之義然此妄染亦善不善者也

夫性也爲真爲知爲至爲無邪爲清爲靜近之則爲賢爲正人遠之則爲聖神爲不聖人

夫性之德者乃爲真而無妄爲如而無變爲圓極無有不偏爲真正而無邪爲清淨而無染爲寂靜而無生無滅近而效之則爲賢明者爲中正之人遠而效之則爲通聖妙神爲佛是勝過之人聖

圖竟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

訓通也亦起信論所謂心性無動則有過恒沙等清淨功德相義示現也

聖人以性爲教教人而不以情此其蘊也

聖人謂佛以真性下大事因緣爲此聲教教道於天人而竟不用情愛者此乃其淵蘊也

情性之在物常然宛然探之不得決之不絕天地有窮性靈不竭五趣迭改情累不釋是故情性之謂天下不可不秉也

約下云宛然猶依然

情之與性在於萬物恒常宛爾儼爾採取之不可得斬決之亦不可得而斷絕天地劫數有時而窮

盡此性之靈覺終不可竭盡縱在五趣之中五趣
名數可見也不復備列交相改易而此情所牽累
終亦不解故此情性之云天下之人不可不束別
其邪正善惡也

夫以情教人其在生死之間乎以性教人其出夫死
生之外乎情教其近也性教其遠也誕乎死生之外
而罔之其昧天理而絕乎生生之源也

今夫以情設教而教勸人者此正在乎一世生死
之間耳若以性設教而教勸人者此乃通乎三世
之際其出拔於死生之表矣以情為教其意近也

以性為教其意遠也誕矣此死生之外為不詳而
無罔之此說乃是昧天之理而欲絕天地三才生
生之本源也

龜說文龜也及瓶也 頤音部小巖

小知不及大知醯雞之局乎甕說之間不亦然乎

小知不及大知者乃莊子內篇逍遙遊云爾解者
謂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實知豈豈尚之所及
哉醯雞局乎甕說之間者亦莊子外篇田子方章
云孔子以老聃之言出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
猶醯雞與微夫子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
也醯雞酒甕中之蠅蠅也說數見甕類漢書楊雄

禮記云政而
及之註曰
政望也
莊子逸註醯雞
甕中之一蠅也
其色覆於甕中
豈知甕外之大言
所見者小也

傳云吾恐用覆轡就是也謂或以佛外死生之說為之虛誕者豈不類其小知與醯雞如是耶

廣原教要義第五篇

諸業有定
不定
出宗鏡卷四

心動曰業會業曰感感也者通內外之謂也天下之心孰不動萬物之業孰不感業之為理也幽感之為勢也遠故民不睹而不懼

第言作法辦事之業者招感義

心動曰業者梵語羯磨此翻為業或云事辨以義而解此業者乃曰思者業也正以思因事起事引心動故謂業為事為思經論大小乘各說受戒時有四種思有三種思者不同起信論云心動說名

宗鏡云問覺海澄源一心思寂云何最初起諸識浪答維云識浪起處無從元始无生能窮識性為不覺念今念生何若澄源然凡起不出不入滔滔之法浪滔天非內非外動例之在心遍境起信論云以不知真法一故心不和應忽然念動名為無明

為業解此云動作是業義即此心動是也文云心動曰業蓋取起信之義者也與此業會合為感此感也者通徹五陰身內外之為言也天下一切有心之類誰不有動萬類之物所繫於業者誰不有感此業為之道理也常幽冥此感為之勢况也常悠遠人氏不得睹見而不以為恐懼

聖人之教謹乎業欲其人之必覺也欲其心之慎動也聖人謂佛也此聖人垂其教所以謹切於業理其意欲要人必然警悟也欲要人心謹慎其發動也內感之謂召外感之謂應召為其因應為其果因果

傳云吾恐用覆瓿是也謂或以佛外死生之說為之虛誕者豈不類其小知與醯雞如是耶

廣原教要義第五篇

諸業有定
不定
出宗鏡

心動曰業會業曰感感也者通內外之謂也天下之心孰不動萬物之業孰不感業之為理也幽感之為勢也遠故民不睹而不懼

華言作法辦事之業者招感義

心動曰業者梵語羯磨此翻為業或云事辦以義而解此業者乃曰思者業也正以思因事起事引心動故謂業為事為思經論大小乘各說受戒時有四種患有三種患者不同起信論云心動說名

宗鏡錄云問覺海澄源一心湛寂云何最初起諸識浪答維云識浪起處無從元始无生能窮識性只為不覺忽念生荷若後漸微然以起不出不入滔滔之法浪滔天非內非外顛倒之狂心遍境起信論云以不知真法一故心不相應忽然念動名為無明

弘明五內德篇七云

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佛之所云業也儒之所謂命也蓋言殊而理會可得而同論焉命繫於業之起於人稟命以窮通命隨業而厚薄之命莫非由已怨天尤人不亦謬乎

宗鏡五十六三細相者初業相依不覺心動名業之有二種一動作故是業義故云依不覺故心動名業覺則不動始覺時則無動念是知念動只由不覺也動則有若如下寂靜無念之時是涅槃妙示故知念動則有生死苦患

形象者皆預也

內心自感可謂之召事境外來

致此心發可謂之應召故爲因應故爲果因生果成而幽明之中凡有形有象者皆預于此也

夫心動有逆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發故禍福之應至焉情之有淺深報之有輕重輕乎可以遷重乎不可却

夫此心既感外境而動則有逆有順逆則成惡順則成善善惡之情安由此而生焉此善惡之情既已發生而禍應其惡福應其善自然而到焉彼善惡之情所發既有淺有深此果報之業故有輕有

重其業輕者可以修獲遷移其業重者不可以遷退却

善惡有先後禍福有遲速雖十世萬世而相感者不逸豈一世而已乎夫善惡不驗乎一世而疑之是亦昧乎因果者也

彼所生善惡之情既有前有後而此禍福之報遂有遲有疾雖自十世圓數至其大數之萬世也而其善惡禍福相感之理者必不相互逸逸猶主也如此豈只在其此之一世而休已耶夫所見爲善爲惡不驗効於一世之中而疑惑之者此亦昧乎

因果之理也

報施不以夫因果正則天下何以勸善人樹不見其長而日茂礪不見其銷而日無業之在人也如此可不慎乎

禍福之報施如不以因果正之則舉天下何以持善而勸人耶樹木人誰得見其長大而不覺其日夜自然若盛磨礪之石亦人誰得見其消滅而不覺其日夜自然微無而業緣在於世人如此一喻灼然得不畏慎耶吾始以前輩名僧論業及住持之事多不辨明文字不工如道世法苑珠林神清

北山語錄者遂著此曰業篇并下之住持篇等然業與住持事相一出自經論自古今通用愚無識者相嫉如謂我剽竊神清語錄是大可笑也

廣原教要義第六篇

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惡死有血氣之屬皆然也聖人所以欲生而不欲殺

大凡物物有性命各各好惡其生死但有血氣之類屬者咸如此佛教所以然者唯欲世人護生不欲其殺害

夫生殺有因果善惡有威應其因善其果善其因惡

其果惡夫好生之心善好殺之心惡善惡之感可不慎乎

凡所生之殺之既有因果而善惡遂有感應本因既善既惡其果報亦即善即惡今乎好生之心是善理好殺之心是惡理此善惡感會不得不慎之耶人食物物給人昔相負而真相償業之致然人與物而不覺

今人食噉血氣之物此物供給於人皆是夙昔相負欠而今乃償其業之所致尔人與其物皆不能覺知謂物自然天生以養人天何頗邪害性命以育性命

楞嚴中人死後
自手死後人付
相吞嚼
第四卷白以人
食牛羊死為人
人死為羊如是
乃至生之類死
死生互來相
噉惡業俱生
常在生死

說命篇云夫天也者三極之始也聖人重其始故曰天命云何謂天道乎天道通順者也

易曰天地大德
曰生

天道至仁豈然乎哉

世人言物自而然天地生之以供養於人如此之言而天道何乃偏頗乎使其害性命之物以養性命命之以天道特為至極之仁豈可如此世之言哉夫相償之理冥而難言也宰殺之勢積而難休也夫相償之理冥而難言也宰殺之勢積而難休也

輒休也

冥通作漠通作膜冥也又雲無也

故古之法使不暴天物不合圍不拊羣也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止殺之漸乎古之法即王制也王制謂不暴天物者聖我言若

集注綱目大經屬
網羅而後者也
弋以生絲繫於天
而射也
洪武曰孔子少
食焉力養焉
或曰已而釣
如獵較是也然
書物取之出其
不意亦不為也
此可見仁之本
心矣
莊子九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

田獵不以其禮殺傷過多是暴害天所生之物不
子不合國諸侯不掩群注者云為盡物也正義所
謂殺傷過多是暴害天物與注義同也論語述而
云子鉅而不網者正義謂鉅則得魚少網則得魚
多孔子但鉅而不網是其仁也弋不射宿云者義
謂綴射也夫子雖為弋射但盡自為之不夜射栖
鳥為其欺暗必中且驚眾也儒書如此之言乃是
佛戒止殺之漸漸也

佛教教久可生而不可殺可不思耶諒哉
今佛教所以教可以生之而不可以殺之可得下

思量其意趣而信諒其所說耶

廣原教要義第七篇

太信近也小信遠也近返遠遠返近情蔽而然也

信肯順之謂也內心在人特為其大而又切近於
己人苟自信肯其心乃為太信此之太信是為近
也外事於人乃為其小而又踈遠於己人苟信肯
其事乃為小信此之小信是為遠也若此之近者
反自遠之此之遠者反自近之蓋其情有取著自
為障蔽而尔也

天下莫近乎心天下莫遠乎物人夫不信其心而信

其物不亦近反遠遠反近乎不亦迷繆倒錯乎
大凡天下切已者莫近於心天下異已者莫遠於
物今夫衆人乃不自信其已心爲三世事之本
乃持信其外境一世名勢之事如此豈不果然近
之實理反成遠乎遠之妄境反成近耶衆人不亦
各自迷悞顛倒乖錯耶
心也者聰明睿智之源也不得其源而所發能不謬乎
此心也者者乃古今人耳之聰目之明聖人之睿
聖賢人之賢智之本源也人若不能自得其本源
而有所發用寧不謬悞耶

鐸律集書卷中云其聖者得之於誠明而賢者得之明誠也者生而知之也明也者
學而知之也及其至於仁義一也

聖人所以欲人自信其心也

佛太聖之人其所

以立教要欲衆人且各自信其本覺之心矣

信其心而正之則爲誠常爲誠善爲誠孝爲誠忠爲
誠仁爲誠慈爲誠和爲誠順爲誠明誠明則感天地
振鬼神更死生變化而獨得是不宜感天地動鬼神
而已矣將又致乎聖人之大道者也是故聖人以信
其心爲大也焉

既信其本心見其妙理則其發行用心乃一一如
理稱性當自正之若爲常德則成其常乃至爲善
孝忠仁慈和順資此十德皆能誠實如理乃臻於

誠能會信也
無偽也伊川程氏曰
無妄之謂一物者
曰真實無妄

誠明然此誠之與明者其名言雖與儒之中庸相
似而其為義迥別誠即一乘誠實之道明則一乘
妙明之理也亦其寂照之謂也世間若果修心至
此一心誠實妙明之理必能感致天神地祇振動
幽冥鬼神雖經死經生歷變歷化縱其十世百世
而凝然獨自得之未為眾境擾亂略有所失也此
不唯如土只能感致於天地振動鬼神而止矣必
又能致成乎佛聖人所證無上菩提廣大之道也
是以佛之聖人以自信解其心為優大者也焉語
助耳

聖人博說之約說之直示之巧示之皆所以正人心
而與人信也人而不信聖人之言乃不信其心耳自
棄也自惑也豈謂明乎哉賢乎哉

聖人佛也其所設教或廣博說法或約略說法或
直截以法呈示之或巧曲以法呈示之佛之如此
施設並所以欲推正一切物之心性而待人自信
解也眾人而乃有不信棄佛之所說此乃是身不
信其心之靈妙耳今其人若如此未是自棄其
已靈也自惑亂其生也是豈宜謂之聰明者耶賢
智者耶哉亦乎也

廣原教要義第八篇

修多羅藏者何謂也合理也經也經也者常也貫也
攝也顯乎前聖後聖所說皆然莫善乎常也持義理
而不亡莫善乎貫也總群生而教之莫善乎攝也
修多羅藏者何謂也者是文家自起語端謂此修
多羅當是何言耶夫修多羅者梵語也此土翻為
契契猶合也亦云會也合理也者謂其契會會同
乎真正至理也經也者謂其契會乎經與也不重
言合經文欲略耳經也者者標經以發下文解之
之詞也常也者明經訓常也擬此土亦典以稱經

典

此五帝之書是常也法也一曰法二曰教三曰禮四曰政五曰刑六曰事典

修多羅或言無翻舍五義故據華三能生妙善故步出生能示正理故名顯示義味無盡故喻
涌泉指定亦心故譬
經是世間常法故曰結經然今此五義故不可翻

耳貫也攝也者取西土結髮之義也然結髮譬喻
其義雖一而說有二端猶圭峯疏云貫穿所應知
義攝持所化眾生故曰貫也攝也顯明夫前佛後
佛聖人其所說法悉皆如是窮天地亘萬世而不
能改易之者無有勝善於此恒常之義也執串義
相各理使不亡失者無有勝善於貫穿之力也總
括眾生大小之機咸教化之無有勝善於攝持之
力也修多羅略有五翻一曰法本二曰契三曰經
四曰善語教五曰經今只稱契與經者取其義訓
簡直不煩欲世人易曉修多羅密含五義一曰法

或作
結冠
上後

本二曰微發三曰湧泉四曰繩墨五曰結縵義今
只推結縵與常義者取其親近不煩亦欲世人
易曉耳而五翻五義與經字含多訓則備於諸家
疏義也

阿毗曇藏者何謂也對法也論也論也者判也辨也
發明乎聖人之宗趣莫善乎辨指其道之淺深莫善
乎判

阿毗曇藏何謂也者謂此阿毗曇當是何言耶舊
梵語阿毗曇此云無比法謂無漏之智慧最勝無
比新梵語阿毗達磨此云對法即無漏淨慧分別

唯識四涅槃
自性清淨有餘依
無餘依

為能對智四諦涅槃為所對法故呼無漏智慧為
對法適以對法而解阿毗曇如此耳其不曰無比
對法藏而云論藏者此亦以無比法分別淨慧所
趣四種之說而云之耳其一梵語奢薩怛羅此云
議論也謂議論空有論量假實其二梵語摩怛理
迦此云本母本母能生妙慧妙慧因論而生故展
轉翻為論也其三梵語烏波你舍此云近說謂略
取經中要義不次第故也其四阿毗達磨即此能
對所對法也斯四種之說皆是無比對法所攝故
無比對法皆得稱論論也者者推論欲發其下文

解之之詞也判也者指決之謂也辨也者曉別之
謂也猶圭峯疏云依決判義名之爲論智者疏云
智慧分別爲無比法開發著明夫佛聖人崇宗歸
趣者無有勝善乎辨別也標指諸乘法義之淺漸
深決者無有勝善於決判也經律論三者上下次
第亦各從其語便義便互爲前後不必定爾猶涅槃
經云戒律阿毗曇修多羅大智度論云應當結
集修妬路阿毗曇毘盧三法藏天台四教儀亦先
經次論次律吾意自謂議論者先出已預於修多
羅十二部經故次論次律蓋尊經也是亦義便故

取智度論爲例耳

毗盧藏者何謂也戒也律也律也者制也啓衆善遮
衆惡莫善乎制也

夫毗盧也者梵語也此土翻爲律律謂法也今解
先戒而次律者蓋取涅槃菩薩處胎等諸經所云
戒律藏者用其語便耳又取戒律相攝攝之義也
如天台涅槃疏云木又名解脫毗盧名滅滅無解
脫又木又蕪得毗盧故以戒先而次律又以律是
能詮之文戒是所詮之行今亦可用行爲本用文
爲迹尊本以行其迹而教人故先戒而次律也今

又以其義通下文而單釋於下蓋亦正乎此居專
爲律藏之名也律也者者欲發下文解之之詞也
制也者禮記王制正義謂法度爲制度明制亦法
也韻釋文謂制斷也今取儒經書訓釋而爲之解
者蓋表其義翻毗尼擬此土法律乃謂之律耳啓
衆善遠衆惡也者開啓衆多爲善之門而遮塞衆
多起惡之源者無有勝善乎此之法律斷制者也
此上三處藏字不解者以經論律三藏攝一切所
應知義名之爲藏與今天下安置經律論處梵
俱舍此謂之藏者其名混然攝入攝法之藏字者

宜自以意知之多置之藏於廣教不甚補故皆略
而不列也

人夫乘者何謂也漸之漸也道世俗莫盛乎至漸
人夫乘者定何以而說之也人也者聰明業所生
能用意思惟觀察其所作事是聖道正器又預天
地三才之數故曰人也天者於諸趣最勝能有光
明照耀故曰天也乘者喻其能以五戒十善如車
乘運載到其所果報之處也下三乘義皆類此然
此三乘皆攝屬於聲聞乘在聲聞漸教又爲之漸
也若引道乎世之俗者蓋生於人夫之間無有隆

盛於此極漸者也

殷聞乘者何謂也權也漸也小道也

聲聞乘者定何以而說之也聲聞者謂其所聞佛
無漏聲教展轉修證求出世間小行小果故曰聲
聞也此乘是佛方便且隨其機宜以建立漸次引
道其小機令向佛乘乃是小乘小聖之道理也
緣覺乘者何謂也亦小道也從其器而宜之莫盛乎
權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莫盛乎漸

緣覺乘者定何以而說之也緣覺者又曰獨覺
語畢勒文底迦此翻云獨行謂部行麟喻也又常

二種獨覺一部行二麟喻

大論云獨覺出無佛世觀外因緣

無師自悟故名獨覺觀外因緣者謂觀外物凋喪覺內心之生滅也
部者即部類謂此獨覺稍有為人之心如鹿行去而能回顧後群
故名部行謂此獨覺但欲自度畧無為人之心譬如麒麟唯有一角
故名麟喻

是人民能明見如來

道莫盛乎菩薩乘也其乘與我乘迥異其外度為方丈

菩薩

菩薩

殷聞乘者何謂也權也漸也小道也

[illegible]

卷八

宗鏡十八

學人胡道静

宗鏡大云

[The page contains extremely faint, illegible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illegible]

樂寂靜不欲雜居修加行滿無師友教自然獨出
世間中行中果故名獨覺又觀緣悟道亦曰緣覺
又云木悲方便不梟是故悟解深因緣故也此乘
亦是小乘望前聲聞以更侵習氣故在其上品稍
爲優若望後菩薩大乘乃爲小乘小聖之道理也
皆統於聲聞之教耳若隨從其人之根器所宜乃
授之法者無有隆盛於開權者也待其進向於本
理而不待其退道者無有隆盛於漸教者也
菩薩乘者何謂也實也頃也木道也即大心而授本
道莫盛乎菩薩乘也其乘與妙覺通其治廢幾者也

西加行
煖頂
忍
世弟一
見揚藏
卷三

妙覺 宗鏡云
者離覺所覺
故為妙耳非更別
覺又覺性無見
即根本智覺相歷
然即投得智

菩薩乘者定何而說之也菩薩者梵語具足乃
云菩提薩埵此翻云覺有情覺者所求之果也有
情者所度之境也又言摩訶薩者此云大有情也
大能度也然小乘亦有菩薩今所謂菩薩者蓋指
大乘菩薩耳從千倍至平等覺蓋此等之菩薩也
此菩薩之所乘者是一乘真實之法也是頓覺之
教也是無上之大道也即就此菩薩太機之人而
授與此無上大道者無有隆盛於茲菩薩乘也其
此菩薩所乘之法乃與佛妙覺通同而菩薩降要
於佛果亦如儒大賢顏子者殆近處慕乎彼聖人

○釋論云佛說四大無処不有故名為大長水直以藏性釋天二何誤哉孤山云四輪持世其
實土輪金水風也此不言土者土與金同是堅性俱屬地大故此但言四大則已攝四輪矣
淨覺云然此四大風金則由妄心而起火水復由風金而起下文結云處何為種種義見此矣
宗鏡云皆從四
大和合成是
一心妄變
出名義集

樂微之道也

四輪者何謂也曰風也曰水也曰金也曰地也四輪
也者天地之所以成形也觀乎四輪天地之終始可
知也

四輪者何謂也者此欲發下文解之之詞也四輪
者謂空劫之末有風名毘嵐此風吹動最在初下
欲起成劫謂之風輪尋有太雲昇空雲雨三滴大
如車軸積于風輪之上結為水輪水輪最上堅凝
為金如乳停膜是為金輪亦俱會論云水輪堅如
乳凝冷也此三輪既成又有大雨自空飛雲積此

三界

經云三界上下法
我說皆是心

金輪之上厚若干由旬廣若干由旬又有風名攝
持此風吹鼓于水以成世界遂有地輪諸大小乘
經論說四輪前後各各不同今且依據其嘗所聞
見者云耳不復校其同異然此之四輪即是高天
厚地所以成就其形勢也若觀彌此四輪者即前劫
天地之所以終後劫天地之所以成即可以知之也
三界者何謂也曰欲也曰色也曰無色也三界也者
有情者之所依也觀乎三界則六合之內外可詳而
不疑也

三界者何謂也者此解見上曰欲界也者言一欲

宗鏡錄云二教云經云種心色是以心生萬慮色起萬端和合業緣遂成三界種子所
以有三界者為執本迷真一故即有濁厚生其妄氣者澄清微為無色界所謂心也澄淨
厚為色界所謂身也散津穢為欲界所謂塵境也故經云三界虛妄唯一心變化

未到定者亦
云未定由其未
入根本定故

界也此一欲界凡統六天及下四洲一曰四天主
天此一天君須弥山腹二曰忉利天此一天在須
彌山頂此天又有三十三夫此四天王忉利二天
乃單修上品十善者得生其間也三曰夜摩夫四
曰兜率夫五曰化樂夫六曰他化自在夫此上四
天空居耳修上品十善兼坐禪而未到定者得生
其間也四洲即四天下也名數見下文乃四天主
天之所統也曰色界也者言二色界也此二色界
凡統一十八夫分為四禪其初禪占三天一曰梵
眾二曰梵輔三曰大梵其二禪占三天一曰少光

二曰無量光三曰光音其三禪占三天一曰少淨
二曰無量淨三曰徧淨其四禪占九夫一曰無雲
二曰福生三曰廣果此上三天乃凡夫住處所修
上品十善坐禪者得生其間也四曰無想者乃外
道所居之處也五曰無煩六曰無熱七曰善見八
曰善現九曰色究竟此上五夫乃第三果聖人所
居之處也此之九夫離欲麤散未出色籠故云色
界坐禪得定故得禪名曰無色界也者言三無色
界也此三無色凡統四夫一曰空處二曰識處三
曰無所有處四曰非非想此上四夫只有四陰而

三界

名義集云

大論曰衆生九道中受記所謂三乘道六趣道是知九

道即九界也受記作佛十界明矣一者一欲界欲有三種一飲食二睡眠
三淫欲於此三受希須名欲若有情界從他化天至無同獄若知世界乃至凡
輪皆欲界攝○二色界者形質清淨身相殊勝未出色籠故色界三無色界
者於彼界中色非有故之三界揔舉則六道別分乃二十五有

四天王

名義二云大論明天有四種一名天二生天三淨天四淨生天一名

天者如人國王名天子二生天者從四天王至非有想非無想天三淨天者人中生諸聖人
四淨生天者三界天中生諸聖人又星林明四天一者世間天如諸國王二者生天從四天
王至非有想三者淨天謂四果支化四義天謂十住十行以見一切法是定我故
如是諸天名度義豐當遍列矣

大論明三種聖人一者五陰二者衆生三者國土同之三界名異義同同是隔別則差界是
界畔分界界有二種一者十界二者三界言十界者所謂地獄餓鬼畜生人天此名六凡
聲聞緣覺菩薩佛此名四聖指月抄同十界之名有何顛倒答大論云衆生界

○楞嚴下十六同三界初因心生元始是前本末因年根由在光指之為自然周孔語之
為混沌最初起數如何指南也○答欲知有情身之真妄端由先我之更無餘法
時世至三界唯皆是識是意識亦無形無方不在法內不在法外

通載云地獄者
 應部洲下三萬
 由旬廣廣四萬二
 萬由旬純鐵所成
 大如洲然
 原人論曰
 造上品十惡死墮
 地獄註一約
 墮於父母造殺
 業為上品二約
 心則墮地獄勝死
 墮地獄
 中品鐵鬼註
 一約墮於餘人
 造殺業為中品
 二約心則墮人墮地獄勝死墮鐵鬼
 下品畜生註一約墮於蚊蚋小起殺業為下品二約心則墮畜生

處在地之下故也謂八寒八熱等太獄各有眷屬
 無數其中受苦者隨其作業各有輕重經劫數等
 其最重一日之中八萬四千生死經劫無量作上
 品五逆十惡者感此道身曰畜生也者即畜生道
 也亦云旁生此道徧在諸處披毛戴角鱗甲羽毛
 四足多足有足無足水陸空行互相吞啖受苦無
 窮愚癡貪欲作中品五逆十惡者感此道身曰鐵
 鬼也者鐵鬼梵語閻梨哆此道亦徧諸處有福德
 者作山林塚廟神無福德者居不淨處不得飲食
 常受鞭打填河塞海受苦無量頭誑心意作下品

二約心則墮人墮地獄勝死墮鐵鬼
 下品畜生註一約墮於蚊蚋小起殺業為下品二約心則墮畜生

宗鏡錄七十八云地獄既是非情云何動作答是有情不思
 議業力所感令受罪眾生自見有如是事如成劫凡雖是無
 情亦能成劫似磁石豈有識想令鐵轉移設使眾生輪迴
 六趣善惡昇沉冥无主宰人法俱空所以先德云往復无際
 動靜一原含象妙而有餘超言思而幽出者其唯法界乎故
 知若入一際法界之中有何差別能所冥合境智同如豈可
 更有一法為動為靜隨業識轉乎若未入法界不悟此宗
 但有一法當情皆是自業識離識外又定無法
 又經云諸小地獄在鐵圍山間或海边曠野亦是也若阿鼻獄亦即與人
 別居
 明云泥犁即地獄別名矣八大地獄在地下餘諸雜獄散在山中
 海內而受苦也深可痛哉○經云集起心想名為地獄宗鏡九十二

楞嚴曰胎卵
濕化隨其所應
卵唯相生胎因
情有以合感
化以離應
濕淩曰思相
結愛曰情氣附
曰合感而生也
形道曰離此生被也情想合離有生皆具此以多分言之卵生居首者想念初動情愛後起
長水曰卵殼中生多分是相如鳥魚等皆思相故云想生胎藏中生情多想少以情多重重墜
不離輕舉也故云情有濕氣中生不因父母但自情想合即便受生故云合感化亦自

想懸想勝處情愛彼境即便化生故云離應

即天是也此天屬存因或謂修上品十善或兼修
禪定得生此道也不道也者即上六道也凡生此
六道之者必其為善為惡之心感召之耳觀審此
六道之所以然乃可以護慎其為惡也

四生者何謂也曰胎也曰卵也曰濕也曰化也四生
也者情之所成也觀乎四生可以知形命之所以然也
四生者何謂也者解如上文四生即胎卵濕化四
種之生也喻如論經眾生云思業為因殺胎濕淩
為緣五蘊初起為生曰胎生也者謂從胎藏出生
者也胎生唯人類多胎生如鬼子母地行羅刹金

諸天地獄

翅龍餘畜獸雖胎生亦有數限卵生也者謂從殼
而出生者也唯空行羽翼之類多卵生人而卵生
如毗舍佉母卵生三十二子者此類尤少濕生也
者謂資潤潤氣而出生者也則古奈女之類是也
化生也者謂其從無而忽有如天及地獄與劫初
之時是也又智度論云諸天地獄皆化生餓鬼二
種生若胎若化人道畜生四種生卵生濕生化生
胎生如毗舍佉母羅刹三十二子如是等名卵
生人濕生者如拏維羅刹女頂生轉輪聖王名
濕生化生者如佛與四眾遊行比丘尼中有比丘

尼多阿羅婆地中化生及劫初時人皆化生如是
 等名為化生胎生如常人生然著地飛空若水若
 陸微細蠢動或卵胎或濕化不可具分然四生各
 目經論各出其前後不同今准楞嚴經故云胎卵
 濕化也然此上之四生也者皆以情識而生成也
 觀審乎此四者之生則可以知覺其有形躰命數
 之所以如是也
 何家無教何書無道道近而不道遠天下何以知遠
 乎教人而不教他類物其有所遺乎
 何家如九家者流如此諸家何家不有其教法何

人
 之
 所
 謂
 道
 者
 何
 家
 無
 教
 何
 書
 無
 道
 道
 近
 而
 不
 道
 遠
 天
 下
 何
 以
 知
 遠
 乎
 教
 人
 而
 不
 教
 他
 類
 物
 其
 有
 所
 遺
 乎
 何
 家
 如
 九
 家
 者
 流
 如
 此
 諸
 家
 何
 家
 不
 有
 其
 教
 法
 何

芒乎易子後
 音義恍眼
 似有無也
 恍不分明也
 微妙不則矣
 之不能恤宜聖人能恤之聖人不能及天下其終昧
 夫幽遠者耶聖人不能鄙含靈者將淪而無所拯乎

尼名阿羅漢地中化生及劫初時人皆化生如是等名為化生

儒流

道流

陰陽流

法流

名流

墨流

縱橫流

雜流

農流

儒教

道教

術法

律法

正名

墨翟

筆法

無余人也

描種

順陰陽陳教化述唐虞之政宗神尼之道言守弱自卑陳堯舜揖讓之德奉周易之謙恭也

九流

班固送書

惚韻書失意
通作勞壯子去
芒乎坊子後居
音義恍眼亂
似有無也增白
恍不分明也又
微妙不則只

書則今九家者各有所傳之書何書不各有其道
理耶此諸書之隨若只說一吐還近之事而不能
說三吐悠遠則古今天下何由知有三吐神理之
不滅悠遠幽冥者耶彼諸家為教若只教導人之
一種而不能教導如鬼神等異類者其於萬物或
有所遺棄者耶

法言作恍惚賦云經史勿如神
鄉焉目神速與惚會勞共同

夫幽者遠者固人耳目之所不及也惚恍者飛潛者
固人力之所不能距也人不能及宜聖人能及之
之不能極宜聖人能極之聖人不能及天下其終昧
夫幽遠者耶聖人不能距會靈者將淪而無所拯乎

傳曰無狀之狀元初之象是謂恍惚

鬼神也

畏也威也之希

求名鬼

神尤明說曰

人能大力者

能移山填海小

力者能隱顯

變化

書太甲下三鬼

神無常享人

于克誠

夫神理幽冥三世眇茫者故是世人耳聽目視所不能泊也恍惚鬼神也鬼神無中而有其魍魎者故謂恍惚也飛潛者空行爲飛水游爲潛此魍魎空行水游之類亦故是世人之力所不能救卹也今世人之耳目既不能及冥乎佛有大神通之聖人有功而化及之也世人之力既不能存卹亦宜乎佛有大神通之聖人有功而能拯卹之也此佛之聖人苟更不能化及之古今天下其必終竟迷昧夫神理幽冥三世悠遠者乎此佛聖人更不能拯卹耶一切含靈靈識之者將盡淪溺惡趣而無所

摩訶薩云神受善惡雜報見形格人劣天身輕微難見此理論云諸鬼本起於魔王界從此兵轉散解方長阿含云一切人民所居舍宅一切街巷四衢道中房兒市肆及丘塚間皆有鬼神無有空者元諸鬼神皆隨所依而以力名依人名人依村名村乃至依河名河一切樹

木柱小如車軸者皆有鬼神依止世之鬼以人間一月乃一尸乘此成尸歲後壽五百年由訖誰心作下五逆十惡感此道身梵圖經云鬼歸也死而歸之多懷怖畏劣弱者無神亦有福者具有神變中下曰鬼上品曰神

拯卹耶

是故聖人之教遠近幽明無所不被無所不著天下其廣大悉備者孰有如吾聖人之教者也

以是之故佛聖人之爲教道者遠至十世萬世近至一世一身幽至神鬼明至天人使無所不覆被無所不照著如此爲教乃天下廣博宏深悉包脩之謂也誰有如我佛聖人如此而爲教者也

廣原教要義第九篇

天地應之鬼神順之文又出勸善書六板

天之至高地之至遠鬼神之至幽修吾聖人之法則天地應之舉吾聖人之言則鬼神順之天地與聖人

祈禱

易云陰陽不測
曰神 孟子曰聖
而不可知之謂神
又詩曰神之格歟
不可度也矧可

射

又書曰鬼神無常享又三才克

誠

春秋左氏傳

英公三十二年有

寞 通作 莫 通作 莫 通作 莫

莊公三年有神降于莘注莘魏地名有神下降於此蓋能言語以接人而形不可見也

已無堂一野不辭姓

國非常野火三
 濟南府志卷之
 上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法在古今天下既有感應天地振動鬼神又取
飲得此百姓外及四方夷狄一切之人經古經今

同心鬼神與聖人同靈蓋以其類相感而然也
天蓋在上蒼蒼無極是天之至高也地載在下莽

宗鏡七法華經偈曰未末世諸佛雖說百千億無數諸法門其實
為一乘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是
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釋曰是法住法位者重釋前偈言
是法者即前所知之法所以常無性者由住真如正位故由緣無
時緣起即真由即真故云無性言法位者即真如正位故由緣無
智論說法性法界法住法位皆真如異名世法即如故皆常住
謂因乖常理成三界無常若解無常之實即無常而成常矣則常
與無常二理不偏故

心賦註云法華經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世間相者即衆生五陰心離五陰無世間
何者無常世間即衆生心變既從心變二隨心常住真如之法位

經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論曰天地與我同
根萬物與我為一此意是也

情不同則人曉類不同則物反非其道則孺子不從
今夫感天地振鬼神得乎百姓夷狄更古今而其心
不離吾聖人之道其大通大至斷可見矣

大凡情好不相合同其人雖素親屬則亦睽違氣
類不相合同其事物自相反戾又非其道理不合
乎中正者雖臨幼孺小兒必亦不相稟也今夫佛
法在古今天下既嘗有感應天地振動鬼神又收
飲得此百姓外及四方夷狄一切之人經古經今

佛人

而其人之心不肯離散捨棄其教乃知我佛聖人之道其廣大通達臻極決可以見此乎也

廣原教要義第十篇

佛者何謂也正乎一者也人者何謂也預乎一者也佛與一而已矣萬物之謂者名也至理之謂者實也執名而昧實天下其知至乎

佛者何謂也者解如上佛謂妙覺聖人此妙覺聖人已證正乎清淨之心源矣然此非算數之一謂如理虛融平等不二故稱一也人者則愚者方足之下類含生者也此人者何以云也而此含生

之人亦夙預乎一心之道也妙覺與彼含識爲父之者固同上清淨之心源而已矣萬種之物類而爲言者但是名字詭貌也至極之理而爲言者乃是真實之際也今有徒執守名字詭貌而暗昧其真實之際如此天下之人其得爲能知道理至極耶道在乎人謂之因道在乎佛謂之果因也者言乎未至也果也者言乎至之也至則正正之則無所居而不自得焉

真實道理在乎衆凡之人乃謂之因也在乎佛一品聖人乃謂之果也就因也者而言之明凡衆之

入雖同預於道未究竟於道也故云未至也就果也者而言之表佛大覺乃能究竟於道也故云至之也能此究竟則能圓正其清淨之理既圓正也則其所在處無不是其獨得者也獨即太妙絕待之意也

佛乎豈必形其形迹其迹形迹者乃存其教耳教也者為其正之之資也

佛乎也者謂既至其圓正之境為妙覺矣而所在皆其妙體又何必形其形須得金身玉毫迹其迹須得層塔廣廟耶然不有其教則不能生善不生

善則不能至其得道也今其示佛僧之形住持三寶之迹者是留意在其設教耳此教也者大體為無上菩提正覺之道之資藉者也

別萬物莫盛乎名同萬物莫盛乎實聖人以實教久欲入之大同也聖人以遺名而勸人防入之大異也觀夫聖人之所教則名實之至斷可見矣

區分萬品之法親疎邪正者其有勝盛其名目者也融同萬品之法差別相狀者亦莫有勝盛其實實者也是故佛聖人必以真實之理而教導於人者正欲使人預其廣大融通之道也必以遺忘名

中妙

迹之彼我而勸導于人者正欲防護人各執其見
大為差殊紛異者也若觀瞻佛聖人之所為教法
則此或名或實之臻至者決然可以見知也

廣原教要義第十一篇

何人無心何心無妙何教無道何道無中言乎中
則天下不趨其至道混言其妙則天下不求其至心
大凡生人必稟心靈乃成人耳今所謂人者何人
無其心耶夫有心必有其神妙今亦何心而無其
神妙耶大凡設教以教人必有其理道教既有道
亦何道而不有其大中若一槩論其中道則天下

之人不能向詣其中之又中之至道也若混海論
其神妙則天下之人亦不能求其心之至心者也
不盡乎至心至道則偽者狂者矜者慢者由此而不
修也生者死者因循變化由此而不警也

若不能究竟盡乎此之至心至道則其人素來之
狂狷之者矜誕之者傲慢之者從此而不知其為
修治也見處此生世及將死土之者乃因依循環
其死生變化從此而不復知其警悟也

妙有妙有大妙中有事中有理中

凡百所謂妙者當須分辨之雖有此妙於此妙中

猶說文補多
有所不為也
作猶氣疾跳也
論語必也狂狷乎
孟子必也狂狷乎
狂者進取狷者
有所不為又
才不足而守有
餘也

折中與衷
同斷其也
又平也史記
夫子折衷
衷當也
剋增句損削也
亦雅勝之文必也
也通作克

益有至大之妙也凡所謂中者亦當分別雖有此
中於此中之間自有行事之中自有性理之中也
夫事中也者萬事之制中法者也理中也者性理之
至正者也夫妙也者妙之者也太妙也者妙之又妙
者也
今夫所分事之中也者則是凡聖所行萬
種事務折中之中道也今所分理之中也者則是
性理清淨之真空也今夫所分凡謂此妙也者則
是妙所之妙但其語言詔貌心想分別者也今所
分別凡謂此妙之中益有至大之妙也者則是尅
體尅謹妙之又妙者也

妙者百家者皆言而未始及其大妙也大妙者唯吾
聖人推之若極乎衆妙者也夫事中百家者皆然吾
亦然矣理中者百家者雖預中而未始至中唯吾聖
人正其中以驗其無不中也

若此衆謂之妙者古今百家之學者皆如此言而
未嘗泊及妙中之極太妙也此極大之妙者唯是
吾佛聖人能推研之似若究竟窮極乎衆所謂妙
而爲其曲盡之者也今夫所分萬事之中彼百家
之言並皆如此者如儒家尚書洪範五皇極云皇
建其有極中庸篇云發而皆中節之謂和此倒是

韻會云皇極皇建
有極惟皇作極皆
謂君建中道民
之

荆溪廣教顧令
衆心一念無相
之空法不偏
謂之假不一不異
謂之中

也雖吾亦然矣謂吾教亦如此矣如四十二章經
取調琴之喻不急不緩得所者此佛教意耳此上
之語其意是也所分性理清淨之中彼百家者雖
同而損此真空之中而實未嘗臻極其中道也亦
吾佛聖人獨能究竟推正其中道以明其百家者
萬法者莫不盡具足乎中道也龍樹中觀論云因
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
此意是也
曰心曰道名焉耳曰中曰妙語焉耳名與言雖異而
至靈一也

今文所謂之心者謂之道者但是世俗之名字然
耳所謂之中者謂之妙者亦但是世間語言然耳
然此名字與語言雖其事若異而其至靈之理性
一也

一即萬萬即一一復一萬復萬展之轉之交相融攝
而浩然不窮大妙重玄其如此也矣
此上文即華嚴法界觀交涉無闕門例也但此文
查與彼觀文小異耳一即萬乃此之一具乎一切
萬法也彼觀文解云如舉東鏡爲能攝也義備彼
文下三句類此此之一切萬法却具乎一彼觀文

問通
作礙
外也

解云正是上一攝一切也文勢一一反上釋之一復一此之一一一下相涉入彼觀文解云如東鏡攝彼西鏡入我東鏡中時即我東鏡便入彼西鏡中去萬復萬此一切萬法一切一切亦互相涉入彼觀文解云圓滿常如此句但以言不頓彰故假前三句三句皆偏也舒而展之迭而轉之輔教奏版寫轉字在上筆悞耳重重交下相融相攝而浩汗然不可窮極此大妙之理乃有重重之玄其如是也矣

故其攝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子而至人不疑

宗鏡要義以四海一沙攝攝毛孔孔須弥於芥中毛攝大千於界外外含識海知日月懸於毫端法界現於微細動燒一燭大事如然口吸十方、只以身無拘礙斯時自心轉動不動而意近我分一念自空無礙而大小相入云、宗鏡要義云知須弥於芥中極大千於方外極吾心常令也豈假於他術乎則眾生全力非待證聖方具、還原觀云所言入者性相俱泯體同法界人無入相名為入也

宗鏡要義云今解事嚴經明一微塵有大千一經美觀衆生一念無明心即是如來心若見此心則能以須弥入芥子無相妨也

以此故古人乃云攝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子而得道至人終亦不疑惑其言為之恠誕大千須彌等義省煩不更解此與裴休華嚴法界觀序文相似也裴文云納須彌於芥子攝大千於外方與此上下稍異或裴文傳之者異耶

曰妙而已矣曰中而已矣又何以加焉

今或人曰言妙即休矣言中亦即休矣又何得更以有妙有中者加增於其間耶

見海固深矣而九淵深於海夷谿之子豈諒於觀吾文乃以譬喻解其或者之難云凡言大海者其

水固是素爲獨深者也而水之中又有九重之淵
尤深於海水然此九淵尤深於海若使聞之于夷
鄙小溪所游泛之堅子彼子豈能信諒今不信夫
妙有大妙中有至中亦何異其夷溪之子耶於戲
亦嗚呼也嘆息其人之不伏義也或曰天下之水
無深於海也今謂九淵乃深於海何以然耶曰若
以莊子云其子沒九重之淵而得驪龍千金之珠
者較其沒入之義則九淵九重當是堅入之重淵
也海雖謂深於衆水亦不聞其有堅入重重之海
者今淵泉沒入特有九重明九淵又深於海必矣

淮南子云九旋之淵而詩慎注曰至深也與漢書
顏師古注賈誼吊屈原賦云九淵九旋之川亦言
至深也夷溪之子者荀子勸學篇所云于越東溪
之子也吾初按古爲本與楊倞注本云東郭之子
異矣考于越舊事則東溪爲便

夾註輔教編廣原教要義上第三

外一本堂藏本、多板、
慶月時代、板本合綴也

東福寺

東

福

修闡桂之

夾註輔教編廣原教要義下第四

住杭州佛日山嗣祖明教大師 契嵩 頌并註

廣原教要義第十二篇

教不可泥道不可罔泥教滯迹罔道弃本泥也者過
也罔也者不及也過與不及其為患一也

教則權設猶古師云四教皆是權巧化物也遂引
經曰空拳誑小兒以度於一切奉教者不可一向
泥滯然道雖無相縱大論所謂一相無相相常自
空而務道者亦不可一向無罔苟若泥滯于教則
是滯著其迹迹亦古師所謂大聖八音敷演不思

記

室

室記

寮

公

議能詮二諦之教迹也果無固於道則是委棄其
本本即是不思議所詮二諦之理本也泥者則為
過劇固者則為不及皆是不得於中道然此過與
不及其為病患是一致也

聖人所以為理必誠為事必權事與理皆以大中得
佛聖人所以立為理道必有誠實示為事法必有
權宜此權之與實皆以大中之道為得所也

夫事有宜理有至從其宜而宜之所以為聖人之教
也即其至而至之所以為聖人之道也

夫立事當各有其便宜立理亦各有其極當也若

從其便宜合此宜而致之是所以為佛聖人之教
法也即其極當合此至當而安之是所以為佛聖
人之道理也

梁齊二帝

梁武帝齊

反其宜而事教不亦泥乎魏周二

君

魏武帝周

泥其至而預道不亦罔乎

梁即梁高祖號武帝蕭衍也齊即北齊文宣皇帝
高洋也反其宜謂二帝既為人君只宜用人君之
法以行善不可苟弃國政如梁武捨身於同泰寺
齊文宣委弃國政於其臣楊道彥但竟日坐禪繞
佛其疾如風此例是也若捨身於寺坐禪繞佛自

用

也

修

聞

是夫出家者之宜為今二帝乃以此事奉佛教不
亦是泥滯而不通其大體乎魏周二君魏即魏太
武皇帝托跋燾也毀滅佛教周即周武帝宇文邕
也謂此二君皆泯沒其妙極之理而特以其陋預
空荒滅絕之道二君如此不亦是徒為無罔耶
夫聖人之教善而已矣夫聖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
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
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

夫佛聖人之為教法唯在乎善而止矣佛聖人之
為道亦唯在乎正而止矣今若外教之人所行之

道果正即其人便為之行佛行人也其所行之事
若是善事即就其事便為之行佛事也不在必然
須為僧為儒必在乎彼之此之乃為正不正善不
善耳執彼與此者乃是人之情謂僧與儒者亦是
道之迹耳

聖人垂迹所以存本也聖人行情所以順性也存本
而不滯迹可以語夫權也順性而不滯情可以語夫
實也

今佛聖人垂示教迹其所以然實在乎道本也佛
聖人示行大悲之情其所以欲順其妙性也今若

能存心于道本而不滯著其教迹者是乃可與語論乎佛之示權者也若能順其妙性而不淫溺其情愛者是乃可與語論佛之真實者也

昔者石虎以桎國殺罰自疑其事佛無祐佛圖澄乃謂石虎曰王者當心體大順動合三寶如其兒愚不為教化所遷安得不誅但刑其可刑罰其可罰者脫刑罰不中雖傾財奉佛何以益乎

後

昔往古之者石虎字季龍即石勒從子偽趙之第二主也晉書避唐太祖廟諱只稱其字耳高僧佛圖澄傳云石虎嘗因晉兵侵趙疆場輒以主權其

國生殺賞罰之勢乃疑其事奉佛教無有福祐欲沮毀圖澄澄乃示其神異不測之迹石虎已而改悔致敬圖澄遂誠虎曰夫為帝王之者正當以誠心體合大順中正之道發動即符合佛法僧三寶之理若有兒暴愚很之人不肯為帝王教化所遷改其惡者又何得不誅責之若行其誅責但當刑戮其可刑戮之者懲罰其可責罰之者脫或用其刑罰不中當於理雖更傾竭財利以奉事於佛何以成其利益耶此事見佛圖澄傳等文

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媿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

殺安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乎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風雨順則萬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殮全一禽之命爲之修乎

宋文帝亦南朝之宋太祖文皇帝劉氏也元嘉中會天竺僧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者在建鄴帝語於跋摩云孤帝自以爲孤寡以其身見徇從治國之事雖欲持齋蔬食守戒不殺物命以資寬厨旣牽於此之國事又爭得一一如佛所制之戒法耶

跋摩即對帝云大凡爲帝爲王與彼匹獨一夫其所修心慎行其事應當各有異殊若帝王所修但當其出一言發一令使令乎人民神祇喜悅和暢則感召風雨順時若風雨必順則萬彙之物自然稱遂其生成也帝果以是說爲之持齋也如此之齋亦已至極以是說爲之守戒不殺也而如此之戒德亦其優大矣亦何須欲止輟其半日之殮噉噉完全一禽鳥之性命始可爲之修奉耶帝撫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

文帝聞跋摩之言乃喜之遂拍其几按云拘世俗之者迷昧其深遠之理道預僧倫之者泥滯近漸之教迹尊稱跋摩若如公之所言者實所謂天下達理至公之言也此義意可以共論議天道與人

事之際際猶其中間也論亦云入處為際圖澄跋摩古之至人也可謂知權乎此佛圖澄求那跋摩二高僧乃古至極之人其如此見識深遠可以謂之知權乎權謂澄摩二人能因其世道而後引入出世之道也

廣原教要義第十三篇

五戒

聖人以五戒之導世俗也教人修久以種人修之則在其身種之則在其神一為而兩得故感人心而天下化之

佛聖人初以不殺不盜等五戒教導世間在俗之者教其修習此法以為久又如栽植來生復為人

之種子也今之修既在此現世之身其心神習以成種則來生資之以生乃是一為其善而現在未來兩生得其利益也以此故感動人民之心而世間天下皆習其風而化之也

與又順理之謂善從善無迹之謂化善之故人慕而

自勸化之故在人而不顯故天下不可得以校其功
天下不可得以議其德

凡與人適順道理之事則爲善也其人默自起心
趨隨其善不有朕迹則爲之化也其善果然善之
也以故人向慕而自相勸進其化果然化之也以
故人從之而不滋彰以故天下縱有巧筭之者不
可得以計校其功績天下縱有善分辨者不可得
以議論其德行

天下鮮惡孰知非因是而損之天下多善孰知非因
是而益之謂佛無所助王者之治天下者此不睹理

者也

今天下四海鮮少爲惡之者誰果知其不由此化
而減損其惡類也天下繁多爲善之者誰果知其
不由此化而增益其善人也有言佛法在中國
無所裨助帝王理治天下者此乃世人自不見其
善化之道理者也

廣原教要義第十四篇

善不修則人道絕矣性不明則神道滅矣

爲善之法若不修理則天人之道斷絕矣真性之
理若不明悟則神明之道隱滅矣

天地之生生者神也萬物之靈族者人也其神暗生
生者所以異也其人失靈族者所以衰也聖人重人
道所以推善而益之也聖人重神道所以推性而嗣
之也 天地世間以有漏因緣生生相續者乃在
其神性而然也萬物族類之靈唯在於人族者也
其能生之神理若昧則相續而生生者所以紛然
殊異也其人若失在於靈族者此靈族所以衰少
也佛聖人爲重人族其所以推善而欲增益之也
佛爲重神性之道亦所以推性而欲繼嗣之也
人者天者聖人者孰不自性而出也聖人者天者人

者孰不自善而成也所以出者固其本也所以成者
固其致也衆成之大成者也萬本之大本者也

今人天與佛等三乘聖人者誰不從此一性而所
出也佛等三乘聖人天人者又孰不從善法而所
成也既從性之所以出者性故爲其本源也既從
善法之所以成者善故爲其資致也今之所以成
顯是衆事所成之最大之成者也今此之所以本
亦顯是萬事所本之最大之本者也印本輔教編
所出所成各脫以字今補之

聖人以性嗣蓋與天下厚其大本也聖人以善益蓋

與天下務其大成也

佛聖人今以性爲嗣乃欲與天下之人敦厚其大本者也佛以善增益蓋與天下之人事務其大成者也

知本

父母之本者次本也父母之成者次成也次本次成能形之而不能使其必人也必人必神必先其大本大成也而然後及其次本次成是謂知本也

今世俗以已父母爲本者於其大本乃是次小之本也父母生成爲其生成者亦是次小之成此次本次成二者但形生今之爲人而不能使他生須

又爲父也必欲他生復于人必欲其在死生使其神明全而不昧必須先明其大本大成者也而然後可以事其父母之次本父母之次成者也如此次第事之是可謂之知本者也

夫天下以父子夫婦爲人道者是見人道之緣而不見其因也

今夫天下古今以父母夫婦爲人倫之道者此是但見人倫之緣會也不見其夙修之因也

緣者近也因者遠也夫天下以變化自然爲乎神道者是見其然而不見其所以然也然者顯也所以然

者幽也

此緣若望因緣為近迹而因為遠邈如

法數名言因親緣疎次第者則因當在前緣當次之今先緣蓋文勢欲順上人道故尔如楞伽經云一切諸法緣因之相楞嚴經云三緣斷故則三因不生此例是也若天下他學之者多以變化自然之理為乎神性之道者此言但是見其境爾而不見其心之所致爾此境之爾者顯著易睹也其心之所以爾者幽微難識也

是故聖人推其所以然者以盡神道之幽明也推其遠者以驗人道之因果也聖人其與天下之終始乎

三緣即
業果
殺盜淫
也三因
命殺不
三種分
也

小略且
高田本

嗣續

以此之故佛聖人多推辨其心所以爾者以究盡其神理之能幽能明也推辨其因之遠者以驗效此人道之因果也下文不論近者蓋以近者是今父子夫婦之緣目擊可見故不復言也佛聖人乃與天下世間示其終之始之耶先終後始其義已見上文

聖人不自續其族舉人族而續之其為族不亦大族乎哉聖人不自嗣其嗣舉性而與天下嗣之不亦大嗣乎哉

佛捨釋種而不自繼續其族特舉人族使久續之

其為族豈不亦為大族乎佛不自以其父子為繼嗣舉性理與天下同嗣之是不亦為大嗣者乎

廣原教要義第十五篇

教謂布施何謂也布施吾原教雖論而未盡此盡之也教謂布施何謂也者欲發下解之之詞也下皆倣此佛教所謂布施者乃此土翻梵語檀那為布施耳智度論曰檀名布施時心相應善思名為檀有云善從善思起身業口業亦名為檀又有一家云若內有信心外有福田有財物三事和合時心生捨法能破慳貪是為檀那布施有二種一者

又有一
家者云
者指
法界
名義

幻見者非眼見
之見乃心所執
之謂見也
大論云心數法有二
種一者為三昧屬受
屬愛二者為受
屬見主名為想

財施二者法施從飲食乃至珍寶等名財施此說亦與智度論同也法施者若從諸佛及善知識聞說世間出世間善法等皆名法施猶智度論云有人言常以好語有所利益是為法施其論自此下又有八種法皆為法施也其論又曰有世間檀有出世間檀有人言凡人布施是為世間檀雖聖人有漏心布施以結使斷故名出世間檀世間檀者不淨出世間檀者清淨二種結使一種屬愛一種屬見為二種所使是為世間檀無此二種是為出世間檀此之布施我原教雖嘗論已而未盡悉其

意此文當盡言之也

布施也者聖人之欲人為福也

大凡言布施也昔者是佛聖人之欲令一切人作為其福祚也

夫福豈有象在其為心之善不善耳

夫謂福者豈有其形象耶但在其人之所為心之善不善耳猶智度論云福從心生不在田也

貪婪慳吝者心之不善者也濟人惠物者心之善者也善心感之則為福不善心感之則為極福極之理存乎儒氏之皇極矣皇極蓋論而不議者也

議智度論法也

鍾律集皇極論曰天下同之謂大公天下中正之謂皇極中正所以同萬物之心也非中正所以離萬物之心也離之則天下亂也同之則天下治也善為天下者必先持皇極而致大公也不善為天下者必先放皇極而廢大公也今武王得之以造周之天下天下既大且久也所以五福六極者繫一身之皇極也

伏微谷微者繫一國一天下之皇極也皇極其可離乎

貪婪亦貪也但上下語耳釋名曰貪探也探入他分也慳吝亦慳也亦上下語耳吝又訓惜也酌其義訓必惜有輕重為慳為吝也百法論以貪屬根本煩惱慳是隨煩惱若此二種之惑結縛其心則為不善心也若不貪知足則能出已救濟人之急難不慳能散則能仁惠物之苦厄若此濟惠二種之情在心則為善心也此善心感則為福不善心感則為極此福極之道理在夫儒氏之尚書洪範五福六極文內彼洪範雖稍略論之而不議也夫布施之云者聖人欲人發其感福之心也其發之

者有優劣則其應之者厚薄

今夫布施之言乃佛特欲使人發其感召福祐之心耳其能發之心有優有劣則其所應之福有厚有薄也

以佛事而發其施心者優也以世事而發其施心者劣也聖人欲人之福必厚故先優而後劣劣者謂之卑優者謂之勝

佛事謂佛法中凡發心布施必全備依於三種福田一佛法僧三寶為敬田一父母為恩田一貧病苦厄為悲田又此能施之心必契合其所施三寶

分偏
不心也

平等妙理猶淨名經云猶如如來福田之相無所分別等于大悲不求果報若以此起發其布施之心故為優大也是亦大論所謂反其不淨施愚癡施無所分別者也世事謂世法分偏只於孤老貧病無聊乞人而行其施惠其能施之心或但有愛憐或但騁其富強或但樹恩於人或但取譽於時或但望報於後又其所施之處凡劣不足取法以行其心若以此而起發其施惠之心故為弱劣也是亦大論所謂愚癡施無所分別如是等種種名為不淨施者也佛聖人蓋欲人之致其福祐必得

賴耶

庀厚以故多推先其優大全備之方法而後兼及其弱劣之者若世法所惠孤老貧病乞人其在佛法亦謂之悲田上所云兼及弱劣者此是也今佛法能施如理之種子與其所施三寶之敬田等既極且全其在經義誠可謂之勝田亦大論所謂如佛所言二施之中法施爲勝者也

儒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儒曰即禮記祭統云賢者之祭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正義言若賢者受福身外萬事皆順於道

理故云非世所謂福也又言內盡其心外極其禮內外俱順於祭具也

此道其緣而不道其因非因則天下不知其所以爲福也若儒祭統文義之所說則其財用充富順

於行禮物儀典贍備於致祭固是福之所致爾也然此福但在適今之緣而不能盡其夙因也先緣次因亦文勢欲順也若不說其因則天下之人不可得而知其端由以之爲福之也

所種之地薄則所成之物不茂所種之地嘉則所成之物碩必也矣

碩此必然之理矣

語註云苟聊且粗畧之意。句解且也。

是故聖人示人之勝劣豈有所苟乎

假也但世誠也又白金

偷盜

是故佛示人勝優悲劣豈欲有所苟且乎不云悲勝而特云勝劣者變其文欲明悲田於敬田等義

卷一百一十五

勝而特云勝劣者變其文欲明悲田於敬田等義

有降殺

豈廣勻安也焉也增也增勻非然之辭

以財而施人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福不

可量也可量者并世而言之也不可量者以出世而

言之也

或曰侍問畧急慢
義
苟且增尊草率
又曰一切猶曰一
時權宜也
降殺差之自殺
所戒切集白猛也
又

此策不難爭天下其難

[illegible]

對其義以理以終其命

心齋集

姑且昧吉也
 遂降其法于國
 其類今人
 其法正
 其法正
 其法正

雅令居一區
附葬姑莊
新葬一區
自結收銀三區

醫金華人

都非此業四世皆歸美與士以而亦非此業五世遂皆歸四果此家

燒不壞魚鱗信用三用黨附信林改爲清國年義記蘇林三蘇多

卷之三
三

順心理論云僧有五種一、無恥僧謂毀戒披法服者二、癡羊僧謂於三藏教不了達盡聽說用三、朋黨僧謂於莊嚴當務圖諂善巧結搆此三種多造非法業四、世俗僧謂善與生此通作法非法業五、勝義僧謂四果此定不容造非法業

智論釋八正道云五種邪命以無漏智惠捨離是為正命四何不足五種邪命答一、為利養故詐現奇特二、為利養故自說功德三、為利養故占相吉凶四、為利養故高聲現威令人畏敬五、為利養故稱說所得供養以動人心邪因緣活命故是為邪命

名義集

通源記引南山云李、世佛法崇尚官榮僥倖之夫妄生朋黨因斯語自省取躬至若謂利養如毛繩視末門為蓬戶尚思曳尾猶被興朝况乎以咳唾為恩疇昧成飾潛通惠好強事趨馳縱假寵於一時終受嗤於君輩只榮不補辱夫何誤哉

尊僧篇

何謂也者欲發下解之詞也

廣原教要義第十六篇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為姓以如來為家以法為身以慧為命以禪悅為食

凡佛教必須尊奉於僧何以為此言耶僧者梵語僧伽此翻云眾和合或云和合眾謂四人已上名眾今一人亦得稱僧者蓋從眾而名之也然此惣

順正理論云：僧有五種：一、無恥僧，謂毀戒披法服者；二、痴羊僧，謂於三藏教不了達，無聽說用；三、朋黨僧，謂於莊嚴堂祿園，誦善巧結攝此三種，多造非法業；四、世俗僧，謂善與生，此通作法非法業；五、勝義僧，謂四果梵定，不容造非法業。

智論釋八正道云：五種邪命，以無偏智惠捨離，是為正命。何者是五種邪命？答：一、為利養故詐現奇特；二、為利養故自說功德；三、為利養故占相吉凶；四、為利養故高聲現威，令人畏敬；五、為利養故稱說所得供養，以動人心邪。因緣活命，故是為邪命。

名義集

通源記引南山云：季世佛法崇尚官榮，僥倖之夫，妄生朋黨，因斯詭僻，省取躬至，若謂利養如毛，繩視未門，為蓬戶，尚思曳尾，猶被興朝，況乎以咳唾為恩，將昧成節，潛通惡好，強事趨馳，縱假寵於一時，終受嗤於羣，豈不補辱夫何誤哉！

佛藏經頌云：百千唾羊僧，無慧修靜慮，設經百千劫，無一得涅槃，聰敏智惠，人能聽法，說法斂念，須臾頃，必速至涅槃，此頌是自利入道也。又經頌云：假使頂戴塵沙劫，身為牀座，徧三千大千，若不傳法，利眾生，決定無能真報者，斯頌乃利他報恩也。

尊

何謂
下解

凡佛教必須尊奉於僧，何以為此言耶？僧者梵語，僧伽此翻云眾和合。或云和合眾，謂四人已上名眾。今一人亦得稱僧者，蓋從眾而名之也。然此惣

東晉安法師
受業佛圖澄
通載論曰法源
鵬之初由佛圖
而得安由安而得
遠公是三大士化
儀軌則或無以異

[illegible]

宗鏡曰衆聖所歸無非法也法即心也是以法能成佛大報因任云
佛以法為師般若經云我初成道觀誰可敬可資無過於法能成立
一於心聖故

宗鏡曰云我悔云生佛家者真如法界無生喜提涅槃為家如見塵生
無性時即此智從無生法顯即為生佛家也任頌云善於三世佛結中
而化生相契我理即為生佛家也與任氏之子示名為佛出現也
心賦注云若了心即佛是生如未家

宗鏡曰云我悔云生佛家者真如法界無生喜提涅槃為家如見塵生
無性時即此智從無生法顯即為生佛家也任頌云善於三世佛結中
而化生相契我理即為生佛家也與任氏之子示名為佛出現也

所謂六塵飢饉之病者也

故不恃俗氏不營世家不修形骸不貪生不懼死不

論九聖二重曾也九謂句具頭齒如四衣中之第一

宗鏡曰衆聖所歸無非法也法即心也是以法能成佛大報恩云

宗鏡三十一夫如來者即一心真如自性中來故云如來又如者不變不異不失自性故名如來者即真如不守自性隨緣顯現故名如來斯乃是不來之來以真如性徧一切處實無去來從心所感無出沒故

華嚴經頌云
佛以法為身
清淨如虚空
所現衆生像
舍入法中

來也唯佛具始覺無分別智以成如來故出家為佛之子必依如來而住即華嚴經云能捨世俗家生如來家涅槃經云為菩提舍遮止結賊障惡風雨故云以如來為家用諸法寂滅之性為其身體猶圭峯云但以空寂為體莫認色身用智慧無量長壽為壽命亦大論云行如是智慧故名正命也用禪定安樂法味為食饌猶淨名經云法喜禪悅以為食今用此禪定安樂法味之食以療治大經所謂六塵飢饉之病者也故不持俗氏不營世家不修形骸不貪生不懼死不

源乎五味

以故不恃怙俗間姓氏姓氏者世本云言姓則在
上言氏則在下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
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姓者人所稟天
氣所以生者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役
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所以勉
入為善也西域記云姓所以繫統百世使不別也
氏所以別子孫之所出也今言不恃俗氏而略姓
者以出家亦用佛為姓故不言姓也不恃俗氏者
以氏有用官而為氏者也僧之先聖始捨轉輪聖

禮記謂行飲食
不滯其滋味
滯之言欲也
濃厚也

王之位而出家務道明僧自當脫略世間官勢而
不必夸恃其俗氏者也不管世業之家不修飾形
迹骸體不貪愛其生不畏懼其死不淫滯甘辛等
五味

如區月

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語其戒也潔清三
惑而畢身不汙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不
亂語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以此修之之謂因以
此成之之謂果

必然助語辭斷然決定不易之音

其防護身業則有戒制攝持其散亂之心則有禪
定辨曉真妄之境則有智慧語論其持戒也則察

四益量又
名四等
慈能与集悲

淨其財利飲噉嗜慾三惑終於身而不令汚淙亦可云破見思無明塵沙之三惑也語論其修定也恬靜思想念慮端正其神爽而竟日不復紛亂語論其修慧也崇尚萬德辨別衆惑而必是必當始以此三法發行而修之是爲因也終以此三法剋成其道是爲果也

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慈也者常欲安萬物悲也者常欲拯衆苦誓也者誓與天下見真諦惠也者惠羣生以正法

其臨於一切物也有大慈有大悲即四無量心也

三惑者昏迷不了之義也一見思惑見即分別也謂意根對法塵起諸邪見故名見惑思即思惟又貪染也謂眼耳鼻舌身五根貪愛色声香味觸五塵而起想著故名思惑此見思惑亦名通惑者通声闻缘覺菩薩三乘共斷故也二塵沙惑者謂衆生見思數多如塵若沙乃他人分上之惑菩薩之行專為化他若令衆生能斷見思之惑於菩薩即是斷塵沙惑而亦名別惑者別在十十所斷故也三無明惑者謂於一切法無所明了故曰無明此惑乃業識之種子煩惱之根本声闻缘覺不知其名別在大乘十一定惠双修万行具足方斷此惑故亦名別惑也

佛真正之法已上四無量心四弘願六波羅蜜不

備舉法數者文欲略故爾然四無量心慈悲

為先四弘願於一切願中為勝法施於一切施中
為勝又僧為法施主今說僧功德故於六度中獨
舉法施然如此撮略亦按佛說非恣冒臆自尔佛
本行經第五十卷云佛許諸比丘隨便於諸經中
不依次第擇取要義安比文句為人說法毗尼母
論第六卷云佛既聽說十二部經若欲次第說其
文眾多恐生疲厭若略撰集好詞直示現義如何
白佛佛即聽引要言妙詞直顯其義又論藏有四
種其第三種梵云烏波你舍此云近說亦謂略說
經中要義不次第故輔教中九有略取法數名言

法華經曰如來一切神力智度論云此神十方三世諸佛及諸賢聖求之不可得

通載門不敬王者論第五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為
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精狀窮其幽致易曰陰陽不測之神又曰神者妙万物而為言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不可射思是蓋言神之所謂不可測也蓋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廣原教入篇第六
鬼神者中而有其
鬼神者故謂恍惚
光明云神者能
也大力者能移山
填海小力者能
隱顯變化

者皆是此例也

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揜密而行之鬼神不能測

以其神德而自通達也雖天地之力不能揜蔽之
以秘密之意而自行其道也雖鬼神之靈不能測度
其演法也辯說不滯其護法也奮不顧身能忍人之
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巧食而食而不
為耻其窮欲也糞衣綴鉢而不為貧其無爭也可辱
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

若經文以講說為演智以智慧演述其法則辯論
無有偏導大涅槃經云應當勤加護持正法護法

任力會用也保也
又所負也論語仁
以為已

釋要指云正令者
不問淨穢於食
等者於法亦等
也如是乞食名
乞士衆

援于春切助也

法苑云世尊成道三十八年於王舍城國王請入法訖令羅云條鉢失手撲為五片是日有多此
紅白佛皆撲鉢破為五片佛言表我滅後初五百年諸惡比丘分尼藏為五部也佛乃
親將鉢鉢鉢綴破鉢故曰五綴

果報廣大無量若以此護法為重任則發動心志
不復顧惜已之身命能忍其非理毀辱而不拔者
皆人情之不可忍也能行履其孤苦枯槁之行
亦人情之所不能行也其乞食乃正命之食今以
乞食自養而不以為羞耻其寡少貪欲取糞掃處
弃衣共衲成衣名為糞掃之衣以破鉢五片釘校
連綴而用如四分律本云比丘著鉢減五綴不漏
更求新者為好雖用此糞衣綴鉢而不為貧窮觀
身無我故與一切人物無所爭競也其身孤弱無
有勢援雖可以侵辱而其內道德自充是不可輕

忽之也其心契平等之理無愛可親無嫌可怨雖
與怨親混淆共居而其道德自充不可得而損污也
以實相待物以至慈脩已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
普敬 唯以真實一相之法接待於人物以廣大
極慈而慎修於其心也以是之故在於天下之人
也能必然和同能普行恭敬蓋如其實相之理佛
與衆生平等而然也

其語無妄故其為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為讓也誠
其發語必契實相豈有虛妄以故為信也臻至其
所守之法純真無有人我以故為推讓也誠實

名義集分段死
壽有分限身
有形段

有威可警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
戒檢威嚴可以警戒於物道德儀範可以爲出世
間法則天與人者望而見之乃儼肅然且畏且敬也
能福於世能導於俗
以其真全淨戒生長萬善乃能爲世福之良田以
其已到六度之彼岸乃能接導迷俗出生死流
其忘形也委禽獸而不悟其讀誦也冒寒暑而不廢
以法身慧命爲其身命故其遺忘此分段之形委
飼飛禽走獸又不爲恻惜其讀誦受持經典雖衝
冒冬寒夏暑而不敢暫廢

涅槃云諸佛所
所謂法也

煦說父系也溫
也
姬威遇初老也
又古侯初

以法而出也遊入間徧聚落視名若谷響視利若游
塵視物色若陽艷煦姬貧病瓦合輿儻而不爲卑
用法出而化誘世俗也雖遊於人世之間周徧其
人聚落可居云聚落又莊子傳云民從之者一年
成落二年成聚者而於此聚落見稱美已之名譽
者若聞空谷之響見財利之好如飛浮之塵見一
切可愛之色如見陽熱之艷煦姬者樂記云天地
訢合陰陽相得煦姬覆育萬物正義曰訢猶喜也
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姬之是天煦覆而地姬育萬
物也僧以慈悲之心憫卹貧病之人僅如其煦姬

韓愈傳一曰
賤林

晏
晏於諫切晚也
又天清也

宴
宴伊甸切安也
又閑也詩
居息

也儒行云毀方而瓦合者正義曰方謂物之方正
有圭角鋒鏑也瓦器破而相合也喻儒毀屈已方
正下同瓦細如破圭角與瓦器相合也僮輿即給
公家之事者如皇隸之屬耳謂僧瓦合化誘此輩
亦如是而不自以為卑下也
以道而處也雖深山窮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
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子諸侯而不為高
以其道而自居處也雖深沖之山幽窮之谷用草
葉為其衣採木實為其食安然而自得其所是不
可以財利誘引又不可以官勢屈致謝去天子之

興臺
左傳申無字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大臣大夫士臣皂臣興公臣
隸臣僚臣僕臣臺

也。儒行云：毀方而瓦合者，正義曰：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鏑也。瓦，器破而相合也。喻儒毀屈已方，正下同。瓦，細如破圭角，與瓦器相合也。儻輿，即給公家之事者，如皇隸之屬耳。謂僧瓦合，化誘此輩，亦如是而不自以爲卑下也。

門庭淨掃無纖塵
人不到家不掃

宗鏡曰且心之一法微妙幽玄見有淺深智分優劣須憑廣學以至
法原法華經云其不學習者不能曉了此外書云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學不知道但堅志節常聞未聞熏修而觀力轉深磨鍊而行
門益淨常起難遭之想道業恒新長懷慶幸之心終無退轉
大論曰有惠無多聞是不知實相譬如大暗中有目無所覩多聞
無智惠示不知實相譬如大明中有燈而無目多聞利智惠是所
說應受無聞無智惠譬如人身牛 普賢行願品頌曰智海廣難
量不測及增謗牛飲水成乳蛇飲水成毒智學成菩提愚學為生
死如是不了知斯由少學過 三宗記曰學所以求大道路所以
通天下及其迷學而蔽道迷路而忘返夫學與路亦為患矣故至
人貴多學不欲多岐也 禪詮都序曰若不了自心但執名
教欲求佛道者豈不見識字看經元不證悟銷文釋疏唯熾貪瞋
邪見阿難多聞摠持積歲不登聖果息緣返照暫時即證生即
知重教之益度人之方各有其由

宗鏡中二學嚴正云以少方便獲得菩提古德云學雖不多可弄上賢

宗鏡中意云

大德云

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則有文有章也
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 祖述者遠宗其道義

宗鏡曰且心之一法微妙幽玄見有淺深智分優劣須憑廣學以至

大光明藏元莊章云善知識豈特具心知見明識伴性而已當知世出世間識為先導善知識道德俱備而識不明非徒無以慰學者之心而於佛法利害尤切故外重內輕謗從是而生云

幻曰原夫見明昧由學之至不至使之然也學之不至則見昧而局學之漸至則見遠而廓學之純至則見到而宏學之大至則見明而宏聖人乃學之大至者也凡人乃學之純至者也聖人乃學之漸至者乎常人以其學之不至則其量亦不得而小矣量既局於小而卒不可以廣也故持一毫利害利無量害無量也

崇貴諸侯之隆重者自不以為之高也

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影相吊而不為孤

其孤介特立也以其道法自善雖其形與影相吊

而不以為孤榮一福也

其羣居也以法為屬會四海之人而不為混

其為羣隊而居住也以教法相為眷屬雖會聚四

海之人而不為混亂

其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道之書無不知也

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則有文有章也

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

祖述者遠宗其道義

乃至超聞之辭
父向云聲者以
況之喻者曉訓也
名義集云經藏
則列是因果義
究性相律藏則
垂範四儀藏則
三業論藏則研
真顯心後德性
邪同出一音異
隨四卷

在智當通知則一切有益之事皆可學也律有開
學令一日分三時以初中時讀誦佛經後時讀外
道典籍此例是也雖經律論之三藏從修多羅乃
至譬喻論議等一十二分部之經百家如此方九
家者流異道如西土世俗聲教婆羅門法之類其
書即此六藉道德等文與彼異教一十八種大書
如毗伽羅等論其數有五一日悉曇章以成就吉
祥為義二曰蘇咀囉此云契經即是解釋其聲明
之經也三曰默觀顯明字功亦如上經是聲之根
本也四曰棄囉是荒梗義謂如田夫之開墾畝畝

訓詁
聲明

十二分經 契經 應頌 授記 誦誦 因緣 白說 本事 本生 方廣

未曾有 譬喻 論議

毘伽羅 章安疏云此三字本河西云世間文字之根本也親音戶之論宣通四辯可貴
世法認出家法言詞清雅義理深遠雖是外論而無非法將非善權大士之所為也故
以此論喻方等經云、名義集云方等經云、

悉曇章 西域悉曇云字本在婆羅門智度天所作自古迄今更元異書其世
畫之同微有不同悉曇云此云成就所生、是生字、根本說、乃半、餘悉曇文
字是足說名為滿入悉曇云兩字是題音、抱名係是悉曇體、

大論云五明者一曰聲明 秋結訓字註內流別 二工巧 三醫方 四因明 五內明
異奈耶云因舍利子降伏後世外道佛聽此等外論必須是明惠強記者方可於一
分三時初中二分誦誦佛經至晚誦外書是故祇桓中有書院其中置大千界不同文
書佛許此等誦誦為降外道故不許依其見解地持論云若聰明上智能速受
學者於日月中常以二分學佛法一分學外典
五分律云此等差誤不知書記佛轉學書不得為好而廢道業

[illegible]

圍陸此云知論
知此生智即邪智
論亦翻與對

通鑑六代始元年月
氏因沙門學摩羅
案言言法護至洛
陽護學究三十六
同前術乘通其語

也五曰苾芻底蘇咀囉卽是解釋上之蘇咀囉四
件正經也又如婆羅門四圍陀等書其一曰阿由
此云方命謂鑿方等二曰殊夜謂祭祀書也三曰
婆麼謂禮儀卜相音樂戰法諸事等四曰阿達婆
謂呪術等皆梵天所說如此百家異道之書無有
不知者也他彼方土殊別風俗其言音語義謂譯
經之類如梵僧羅什等臨此土之語此土竺法護
等臨五天竺之言亦無有不通曉者也祖宗佛之
教法而演述之卽是論通弟子所造如舍利弗造
集異門足論二十卷目連造法蘊足論二十卷皆

高鐸律集
昔賢首菩薩於
華嚴會中以偈
答文殊大士讚
十無異同世間云
雅思對才多主
歌舞說談衆所
欽信乎文之能
顯道海物也

玄奘所譯此例是也九撰述論議皆有奇文華章
灼然觀如西竺則馬鳴龍猛此方則慧遠僧肇其
著述最謂其有文章者此例是也然佛教貴於文
章自涅槃經云示現知其威儀禮節能解一切文
章技藝又華嚴經云辯才雅思文中王本行經云
安比文句如此之云甚衆益明佛教貴用其文章
非自馬鳴等始也或言或解推行其不一不異微
妙中道之法非有所滯必離其空有之見也中觀
論云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此意是也
其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真一如不復有所分別也

法師僧肇幼家貧爲人傭書遂博觀子史尤善莊老蓋其粗也年二十爲
沙門名震三輔什公在姑臧肇去依之什公語肇曰法中龍象也及頃
中詳定經論四方學者輒湊而至設難交攻肇卽刃而解皆出意表若
般若無知論什覽之曰吾解不謝子文當相揖耳傳其論上匡山劉遺民
以似惠公公撫辭歎曰以爲未嘗有也復著物不遷論論妙盡精微秦主
苻重其華札勅傳布中外肇卒年三十有二當時惜其早世云 百載七

遠公臨終其徒進蜜餞者遠懼違律令左右檢律未終卷遂合掌西面而
逝年八十有三有匡山集三十卷行于世 百載

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爲聖非世之所謂聖也出世
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可不尊乎

僧乎謂僧有如上所述之者其爲人也不亦至極其爲心也不亦乎普其爲德也不亦備具其爲道也不亦廣大其所以爲賢蓋十住十行十迴向菩薩之賢非是世間所謂之賢也其所以爲聖亦是十地菩薩之聖十地名可見不須出亦非世間所謂之聖也乃吾大乘之賢聖者也至乎一五停心二別念處三惣相念處四煬法五頂法六忍法七世第一法乃吾小乘之七賢也一隨信行二隨法行三信解四見得五身證亦云修證六時解脫羅漢七不時解脫羅漢乃吾小乘之七聖者也亦非

根性信法者薩婆多云因入者是信行因思入者是法行思云無德云位在方便自見法少慧力多後時要須因法得悟名爲信行應聞力少自見法多後時要須思惟得悟名爲法行

十信 信念精進慧定不退回向護法戒願 十住 發心治地修行生貴具足忘不退童真法王子灌頂 十行 歡喜饒益無遠達無屈撓無病亂善現無著難得善法真寶 十向 救護一切衆生不壞等一切佛至一切處無不隨入一切平等隨順衆生真如相無得無著法男無量 十地 歡喜、清光、熾慧、難勝、現前、遠行、不動、善慧、法雲地

入他疏鈔亦說十住十行十迴向爲賢或爲內凡十地等妙二覺爲聖唯其謂聖者與涅槃經似同

東晉竺僧朗京兆人也專以講說為任五朝天子移以貢物是符孰能並駕

劉晉法師僧敷幼有盛名及從羅什受業妙悟絕倫釋氏要覽中僧敷

年二十三博解經論神觀能講說司徒姚崇重之時姚崇未識同宗曰家也如何崇

曰可謂鄭衛松栢及與相見語論觀之才器果異乃是四海標領

不下志於此下志於彼下志於此下志於彼下志於此下志於彼下志於此下志於彼

梁大同元乙卯慧約法師主談門人言訖合掌而逝帝輟朝三日素服哭

之葬誌公塔之左方等從約授戒者四萬八千人皆服細麻哭送至塔約嘗所乘

青牛童淚悲鳴及雙鶴繞塔哀唳弥月而去

○道安字常山釋子號外持堅於蘭田獲一大罪逆有笈字朝廷人不識

乃同於安字曰善果公所傳堅執三館有疑皆問安師

金剛王王曰其言賢聖以無為法而有差別者何哉蓋謂於無為法得之淺者則為賢

人若復陀陀類是也得之深者則為聖人若佛與菩薩是也此所以為差別歟

慧持鴈門僧也
庐山遠之弟也

世間之賢聖也自此大小乘賢聖之前乃至十科

高僧雖尚具九夫之形而已預賢聖之流修真守

戒護持正法亦為之賢如高僧傳云范甯以慧遠

慧持為賢僧朗以僧敷為賢唐神清北山錄以道

安慧約智顗為賢此等之僧是也從十聖僧寶之

後上至諸佛亦為之聖如涅槃經云以何等故名

佛菩薩為聖人耶如是等人有聖法故常觀諸法

空寂故故名聖人有聖戒故有聖之慧故故名聖

人他疏鈔亦說十住十行十迴向為賢或為內九

十地等妙二覺為聖唯其謂聖者與涅槃經似同

涅槃有漏法者
有二種有因有果
無漏法者亦有二
種有因有果有
漏果者是則名
若其漏因者則
名爲集無漏果
者則名爲滅無
漏因者則名爲
道此云漏是何
義答住是漏義
凡夫至此教由住
故流出是漏義
至定二有流出下故持我在此義我並是漏義又無漏者不漏落生死也

也彼世書所謂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者縱其德不
踰閑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也彼所謂萬人曰
傑倍傑曰聖者雖德合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
始終協庶品之自然也乃只方內有漏之因果耳
今此之賢聖以四諦無漏之因自利亦能教人見
苦斷集證滅修道遠離魔說剋成無漏之果以此
之故二教賢聖所以不同也既以無漏法修證超
凡入聖故為出離世間奇異強勝之賢聖也其為
僧也有如此殊勝功德可得自尊大乎
廣原教要義第十七篇

大德不踰閑

孔安國曰閑猶法也論語子張第十九 子復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注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閑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孔安國云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非韓章才云夫義乃情之善者美於道德而次以情則罕有必心而不失故論語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賜也過商也不及家語賢人者行中規矩

僧也者遠塵離俗其本處乎四民之外籍僧乃民畜
僧也 若僧也者者割愛辭親拋世榮辱遠絕塵

也彼世書所謂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者縱其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也彼所謂萬人曰

大德之世書所謂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者縱其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也彼所謂萬人曰

世宗後周太祖
養子
大法眼之時代也

以世法籍僧何謂也籍僧者非古也其暴周之意耳
今用治世俗管託民人戶口數目之法制而帳籍
收係僧徒此何以爲言也今置文帳以僧預簿籍
所管係者此意非出於古先聖王所爲也始自五
代暴亂周之世宗柴氏之志意特以顯德二年四
月置帳籍以檢括僧尼也或謂置僧帳籍始於唐
文宗太和之四年今云暴周之意者且以今世承
周之制故尔也

僧也者遠塵離俗其本處乎四民之外籍僧乃民畜
僧也若僧也者者割愛辭親拋世榮辱遠絕塵

境脫離浮俗其本元自在乎士農工商四民之外
今必籍管於僧乃是以民奴畜僧也

吾聖人之世國有僧以僧法治國有俗以俗法治各
以其法而治之也

當我佛聖人之時世其國土中若有僧者則以其
僧所奉戒律之法而治理之其國若有民俗則以
治世俗之法度而治理之也各各僧以僧法俗以
俗法隨其宜而治之也

未始聞以世法而檢僧也豈非聖人既隱其道大衰
其徒汙雜太甚輔法不勝其人而然乎

未嘗稍聞佛之時其國以治世俗法而檢括僧也
後世如此爲意豈不因佛聖人既已隱沒相去積
遠其道法大殺衰微後世之徒汙濁混雜過甚我
之法教不勝其人而致如此耶

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鳳鳳生衆鳥物久乃變其
勢之自然也

吾僧始自佛而出猶羽嘉始生乎應龍應龍又生
鳳凰鳳凰又生衆鳥羽嘉或云亦瑞物似禽之類
其說未甚審應龍謂龍而有翼者羽嘉應龍展轉
乃成衆鳥譬佛聖人之世而轉成今世之徒其漸

微劣可見也凡其事物久遠乃自改變亦其事勢之自如是也

既變不可不制也制之在乎區之別之邪正曲直不可禦視也

今此僧徒既變不如佛世又不可不制置也然若制禦之當區分辨別其邪者正者曲者直者不可一槩而觀視之也

石有玉草有蘭人乎豈謂無其聖賢耶

石之中亦有美玉草之中亦有香蘭今僧亦人夫豈可言僧人之中殊無賢聖者耶

旌一善則天下勸善禮一賢則天下慕賢

國家但旌賞其中一善人則天下僧徒自勸化為善若或禮待其中一賢者則天下僧徒自慕尚為一賢也

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名預制書則曰師曰公鍾山僧遠鑒興及門而牀坐不迎虎溪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

近古謂前世未遠其時高僧如僧鍾朝見齊天子武帝稱貧道而不自名預其詔書王言如唐太宗謂玄奘為奘尚為法師宋文帝謂功德鎋為公金陵

鍾山高僧僧遠當齊高祖臨訪其寺鑒輿及門遠坐繩床不起趨迎廬山虎溪慧遠法師當晉安帝自鄂渚還都法駕過潯陽詔遠見於頓所遠不奉命出山然其見天子不名儒之法例者如白虎通曰王者自有號不名者五先王考曰不名等是也其引尚書云咨爾伯不言名也引春秋云單父不言名又引春秋云諸父諸兄不名引詩云王曰叔父引春秋傳云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爵祿也漢高祖不名四皓以公稱之後漢建武中詔王霸霸見其天子拜而不稱已名有司問其意霸曰天

請也

越後守臣日川國綱前候より無事御到平共
 陳謝不以入悉理重事大封束而返日就八重川跡尤重
 不又行哉悉新也率上の越後衣山武心快國之味莫不
 本候御書上書令拜尚書令御給中書王錦等御給今也
 拜御書令所及城前等敷給不合拜封又三歳出御遊
 以相繫云降東平御幸御給六羊更米解忘帝立御給
 出給今御給

掛一入切說讓也
一子著解也
扶

秩增自職也官也
因孔注釋云也
既云依政受秩
侍中自府崔陵
為一弟仲父力
丞相同日拜受
時三鳳連飛

林間最云嵩明教每嘆沙門高尚大聖慈度之力也而晚世紛者自卑賤之其見天子無稱臣
臣之為言公卿士大夫之職不當僭越取而有之唐金瑒暗識者其於歷世因之不疑彼山林
野逸之人天子猶不得臣况沙門乎故其進退示記表皆首尾言臣其以存故事之其
與僧叙則止稱名而已當時公卿大夫重其高識下皆游湘中見沙門作道場名南
岳帝若則屈躬偃仰曰臣僧某其又何也

便自安也利也
宜也
禮記三老五更
註云年老更事
者也後漢禮志
註五更者如五
更代之事推功
五者則於五更
考五也

況其餘者掛拜則太甚稱名亦無嫌而沙門名於
王者自玄暢法獻始也夫僧既長謝塵俗弃其爵
祿超然出世有勝妙靈通之道德不得已且比類
乎儒者世間盛德之士不屈於爵祿尚不名於天
子者而僧稱貧道於方內君主何為而不可耶彼
法獻玄暢二僧既充僧正預世俸祿乃比秩侍中
矣其不坐呼名彼自當然又烏可使超然勝感高
謝世俗者一槩如之無乃於義不別亂古法例耶
齊武既恣其愛惡言不稽古王儉復從而稍規
正遂令百世習之為式此可長太息也至唐肅宗

之時僧乃稱臣如曹溪令韜內供奉元皎者是皆
不稽古者也當時以其不便亦嘗勅令不須稱臣
也夫世儒尚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白虎通
曰王者有不臣者五焉不臣受授之師不臣三老
五更者而僧為出世勝流乃特臣之耶凡稱公者
而儒教之例謂公者乃公侯伯子男之爵稱也至
乎三公九卿亦其內爵稱也公也者公正無私之
意也自古有以隱士而稱公者是特尊賢重道雖
非預爵秩唯以德而貴之耳如漢高祖謂四皓曰
煩公幸護太子又古稱河上公蓋公黃石公之例

紀魯大綱
中總之為綱
事也記也

謚法曰德系天
地祗帝仁義所
生祗王桓子
三皇以道治左
帝為德化三王
由仁義五霸用權智
以德化民也王往也加以刑防政謚仁義所往謂王

也適宋文帝唐太宗以公稱乎求那功德鎧玄奘
者亦以德貴之之例耳九稱師者儒教之例謂師
者乃三綱六紀之云也師也者法也謂學於人而
取其法則也如學記曰當其為師則不臣也論語
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白虎通曰師長者君臣之
紀也又曰師臣者帝交友臣者王臣臣者爵魯臣
者亡不行又曰不臣受授之師者尊師重道欲使
極陳天人之意也吾佛教稱師之例者如涅槃經
曰云何天人師師有二種一者善教二者惡教諸
佛菩薩常以善法教諸眾生作如是言善男子汝

當遠離不善業以遠離故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得大涅槃是故號佛為無上師諸佛雖為一切
眾生無上大師然經中說為天人師以諸眾生中
唯天與又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能修十
善故號佛為天人師耳夫師亦法也範也謂其人
殊勝尊特可以依止資取其法以務出世解脫而
其後萬世所謂師者蓋緣此之例也然師之名字
與儒世間之謂雖同而佛教之師教人超出世俗
從凡入聖其義趣迥然大異也夫僧遠坐不為法
駕而起慧遠詔不出山者世教亦皆有例也世教

段干木 祖述事節
六二 有

親

順理歸云諸天神靈不敢希求受五戒者猶如國君至尊亦不求比並禮拜懼損福德及壽命故

翻譯集云不拜

王論有五戒信

士兒神不還王

曰何為不禮曰

恐損神故王曰

但禮信亦不

其神形儀粉

碎名

林鍾正云出家

西歷五十年上

敬鬼神不拜

卷之六

杭增抵也敵也

卷一百一十五

之例如莊子曰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間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敢問至道之精三月間居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者顏歆與齊宣王相遇於途而不為之前乃使王進於已之前者嚴光子陵當漢光武車駕出候之光聞駕至乃偃仰布被中長眠光武自入即據床撫光腹曰咄咄子陵汝何不相助治耶光又眠不應徐乃張目熟視曰昔唐虞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執節者何至相逼者耶魏文侯臨段干木而干木不與之見踰墻而避之者

四皓初入於商上洛隱於地肺山漢高祖聞而詔之不至者摯恂以高節自守後漢永元中和帝嚴徵而不起者吾佛教坐不爲王者而起者其例在古遠者則如賓頭盧坐而不迎乎西域優延陀王王旣惡之賓頭盧謂王曰起迎則慮損王之福遂起迎七步而後七日王果失位亡國者近世則如僧稠宴坐不起迎高齊之文宣帝帝惡欲害之稠默知他日乃出寺二十里獨立道旁以迎駕帝驚而問之謂帝曰恐身血不淨穢汗僧房耳帝媿謝請同返其寺者夫世教抗禮於人主如廣成摯恂

之數子者彼但以其道自尊不爲形勢而輕重以其節自高不爲爵祿而輒屈耳猶荀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節義重則輕王侯此之謂也若吾教賓頭盧僧稠等蓋以出世勝妙靈通廣大之道德能爲世福之損益與其敬之則福生與其慢之則罪長故二勝僧不起於王者乃護其罪福耳賓頭盧之言是也又其證道之者觀乎彼我必欲平等稱夫諸法實性故於高下貴賤乃特一以道而接之耳二勝僧其亦以大道而待夫帝王乎與彼世教數子所爲雖事略同而意義宜異曰道哉慧遠不

奉詔出山雖亦弘四皓摯伯之事而起何然其意趣亦平等稱法以道而待其世主耶嗚呼後世吾僧徒混濫修證者固鮮矣安得一一如賓頭僧稠乎亦安如慧遠僧遠耶欲皆坐視其崇貴之者不奉詔命此固不可也然其中或道德有可觀者守道執節而當理者崇貴之者宜區以別之以義容之是亦與天下爲善之盛者也

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其聖人之道振其徒尚德當世若禮待其僧徒之人尊重其淨戒之德以故其佛聖人之道必自興起其徒屬自慕尚爲德

儒曰貴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儒豈不然哉
儒曰即禮記祭義之云爾正義言貴有德何爲也
爲其近於道也德是於身善行之名道是於物開
通之稱以已有德能開通於物故云近於道也儒
教豈不如此重貴賢德之人耶
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
其出其處不若庸民之自得

今此後世有慕爲其高僧者交接公卿公卿即天
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
冬官司空是爲六卿或云司馬主天司徒主土司

空主土是爲三公又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乃立
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
五焉卿之言嚮也爲人所歸嚮也士大夫者達人
謂扶達於人大夫之稱亦兼三公故詩云三事太
夫謂三公也上大夫卿亦兼孤也士者事也皆爲
任其職事也自八十一元士而下王制所謂入小
學而始命於鄉者亦老子云下士聞道撫掌大笑
者蓋此等之下士也非謂諸侯之下北面之臣上
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但此五等中之下
士者也謂今世慕爲高僧雖其道通神明德超塵

俗交接彼卿大夫尚不得廁預如前所指下士之禮數也其或出或處不如庸常民人自得其所況如僧遠之見天子乎況如慧遠之自若乎

況猶如齊世僧遠之見其天子耶又況如晉世慧遠之自如不為詔命輒動乎

望吾道之興吾人之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湏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

既不得稍如彼晉齊之相似禮待欲望我佛道之興盛吾僧人之修整其可得之乎今天下存留其教而不待其人雖存之其教又何以為益乎思惟

此事未嘗不為其涕泣下

廣原教要義第十八篇

教謂住持者何謂也住持也者謂藉又持其法使之未住而不泯也

今佛謂住持者為何言耶此住持也者是令資藉其有道德之人主持教法使其長住於世而不至泯滅也

夫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園物務者持法之資也法也者大聖人之道也資與具待其人而後舉善其具而不善其資不可也善其資而不善其具不可也

皆善可以持而任之也

具訓效也。今夫戒定慧之學，乃是修持教法效力之所也。涅槃經云：菩薩以戒定慧勤修其心，斷煩惱已，便得見之。謂見大涅槃，此等意是也。圓覺疏序云：修戒定慧而求者何也？圓覺而已。僧園即梵語云：僧伽羅摩，此云衆園，謂佛弟子之所居。特取生植道本，成就聖果之義也。謂衆園中什物與真俗事務，即是修持教法之資充也。中阿含經云：所畜物可資身進道者，此意是也。法者，即佛太聖所垂之教道也。此資與其具，必待得其有道德之人。

其事緣乃可振舉也。若只能其戒定慧三學之效，具而不能主幹，僧園什物真俗事務之資充者，不可使令任持也。又雖能主幹衆園之資定而不能戒定慧三學之效具者，亦不可使令任持也。必二者皆能，乃可使其主持教法而致其常住也。若順其文，當言定可以使任持也。

昔靈山任持以太迦葉統之竹林，任持以身子尸之故，聖人之教盛，聖人之法長存。

佛已前，鷲頭山多靈仙所栖，因謂靈山佛之時，置精舍於其中。昔任持此精舍，則大迦葉當其任也。

瓶沙王所施其竹林園爲佛精舍當時住持則以身子舍利弗當其任也以此之故佛聖人之教隆盛聖人之法道長存此二住持之事始但據賢聖集諸家泛引未詳經論的當所出後賢請自討論聖人既隱其世數相去茫然久乎吾人僥倖乃以住持名之勢之利之天下相習沓焉紛然幾乎成風成俗也聖人不復出孰爲之正外衛者不視不擇欲吾聖人之風不衰望聖人之法益昌不可得也悲夫吾何望也

佛聖人已隱沒其世之數目相去今日茫然遠且

久矣吾僧之人僥倖分外乃以此住持者爲名爲勢爲利之也天下四方相倣相習重沓繁多紛然僅成乎訛風弊俗也佛聖人不復出現于世誰能爲其整而理之外護王臣者又不肯觀察選擇此住持之其人與非其人乃欲我佛聖人之風教不即衰殺是不可而得之也悲歎其如此夫我又安望佛法之隆盛乎

廣原教要義第十九篇

僧置正而執比侍中何謂也置正非古也其姚秦之所爲也

秩直所切增
職官也人謂
官行其序
註祿官也

今僧徒之置立僧正以其祿秩比視官之在一品
侍中者何以爲之也置立此僧正比秩於官之侍
中者非出自古佛世之時也其始因姚興王於閔
中自稱爲秦乃此秦朝之所作爲也

置正可也置秩不可也僧也者委榮利以勝德而高
世者也豈預寵祿乎與僧比秩不亦造端引後世之
競勢乎道契不明不知室漸道契之過也

若只置僧正可以爲也置其祿秩以比視世間官
品則不可爲也今所謂僧者已自委棄世間榮華
勢利以其淨戒勝妙之德而高出世俗也豈可却

釋書云釋行基 聖武帝甚敬重之太平十七年爲大僧正此任始于基

釋書云秋惠灌
擢僧正沙門
福亮爲僧正
擢方爲何異
爲常也擢非常
也

復廁預寵幸祿利之間耶其始與僧比秩于世之
官品不亦是特故造作其端由引發後世之僧趨
競於勢利耶道契羅什之問徒也以義學有名於
其時姚主特擢爲正僧正僧自契爲始事見梁高
僧傳是道契識智不明不能遠慮不即知室塞其
萌漸乃是道契之過失也

夫僧也者出於戒定慧者也夫正也者出於誠明者
也僧非誠明孰能誠戒誠定誠慧也不誠乎戒定慧
吾不知其所以爲正也

夫僧者必由其修戒定慧而所以致爲真僧也正

僧正

者必無有邪妄之過此蓋出聖賢誠明之性亦可
謂實相妙明之性也為僧若非通其真實妙明之
性誰能實為戒定慧賢聖修證之三法若不誠實
為修戒定慧我則不知其所用何道為之正耶
宋齊梁陳四代亦沿秦而置正

南朝之劉宋蕭齊蕭梁陳明先之南陳也蕭如宋
初以丘實賢又以法持老齊以法獻者梁以慧超
者陳以寶瓊者皆充僧正或加大字此等例是也
北四朝雖承代各為其國皆只沿襲姚秦而置僧正
二魏高齊後周華秦之制而置統隋承乎周亦置之

公既文錄
一水而下也

統唐革隋則罷統而置錄國朝沿唐之制二京則置
錄列郡則置正

二魏謂元魏拓跋珪為太祖至其孝文皇帝宏遷
都洛陽改姓元氏與東魏孝靜皇帝善見遷鄴另
為東魏此二魏朝或用法果為沙門統或以師賢
為僧統或用曇曜為沙門都統者高齊即高歡子
洋受魏禪位改為齊也亦謂北齊此齊初用曇遵
為統又用法上為昭玄大統者後周即宇文泰為
太祖至其子孝閔皇帝覺以魏所封為周公以周
公受禪遂自為周其時號為後周此周之太祖始

僧錄

授曇延爲國統者此二魏與齊後周皆改姚秦之制而置爲僧統或爲大統隋承乎周即楊堅爲高祖亦曰文帝之隋堅初龍藏寺隋國公後受周靜帝禪位改元開皇遂號爲隋此隋之高祖亦用曇延法師爲國統亦云沙門昭玄大統者此等例是也唐即李淵爲高祖之唐初高祖以隋封爲唐國公後又進封唐王及受隋恭帝禪位改年爲武德因號爲唐朝此唐至文宗開成年中乃改革隋制罷去統字而置左右街僧錄以端甫法師爲之此等例是也今我國朝特沿襲唐制二京東西京也

此二京則置之僧錄天下之列郡則置之僧正其事於今可見但祖宗初命爲僧錄者未詳其人夫古今沿革雖異而所尸一也天下難於得人而古今皆然果得其正則吾人庶幾無邪也慎之乎慎之乎難其人乎

夫古往彼諸朝代與吾今聖世或沿或革雖各殊異所尸主之者亦只一致也然天下凡此置正者常難得其人而古之與今皆悉如此也若果得於其置正之效則我佛教之人尚可望其無邪僞者也亦可云庶幾近乎真正無邪僞也庶幾者說

文解云尚也文選劉良注云慎望也既古今難於
其人而今而後宜更慎擇之乎再叮嚀謂此任誠
難爲其人乎

廣原教要義第二十篇

有形必無形無形出有形故至神之道不可以有尋
不可以無測不可以動失不可以靜得

凡有形相者必以無形相者爲其本質是從無而
出有無既有有亦無有以是之故而至極神妙
之理直不可以有相尋求亦不可以無相測度不
可以發動爲失之亦不可以靜默爲得之

[illegible]

同歸集中云、若立正宗何法非宗既論法性何物非性以迷破執則權立
是非以悟辯同實無取舍今所論者不同凡夫所執事相又非三藏并偏
假離真及通教聲聞但空滅相若離空之有乃妄色之因若真有之空
既斷之果今則性即相之性故不廢繁與相即性之相故無虧湛寂境是
不思議境空是第一義空舒太同時即空而常有存泯不壞即有而常空
同下四板云、肇論云夫有是不有之有非實有空是不空之空非斷空若
次定為有非是幻有而生陽後若虛豁乃空即同太虛而無妙用所以從緣
而有無性故空无性之空、不獨有以緣之有之不妨空有因空立成緣智
而万行泝騰至以有生起妙惠而一真虛寂豈同執但空而生斷見福海傾
消拋實有而起常心慢山高峙
同下云古德云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資其愛大士体空而進德小人說空

空

神詮云、與空
者是不達有
之空也妙有者
是不達空之
有也

聖人之道空乎則生生奚來聖人之道不空乎生孰
不泯善體乎空不空於聖人之道其庶幾乎

若謂佛聖人之道是空則今世間有漏生生不絕
者自何而來若謂佛之道是不空今生者誰不泯
滅善能體解此空不空之道其於佛大聖人之道
其亦庶慕而幾近乎若涅槃經云智者見空亦見
不空此意是也

驗空莫若審有形審有形莫若知無形知無形可以
窺神明窺神明可以語道也

驗效此空莫如詳審有形相者從何而來又詳審

此有形相者莫如須知其無形相之理知無形相之理是可以觀照其神明之玄妙觀此神明之玄妙乃可以言乎大道也

道也者神之蘊也識之出也識也者大患之源也

此道也者者乃是神用之淵蘊微細識情之所以出也此識也者者乃是衆生過患之根源也

謂聖人之道空此溺乎混茫之空也病益病天下其孰能治之乎哉

或謂佛聖人之道爲空此輩是沉溺混茫莽蕩無知之頑空也此之爲患於生死中更爲大患天下

宗鏡

此絕待無作真心非是斷空但空若衆生一切妄心世

間一切幻法以情識分別不及故目之爲空如洞山和尚偈云世間塵事如毛不向空門何處消若待境緣除蕩盡古人那以喻芭蕉靡居士偈云識樂衆生樂緣繩妄走作智樂菩薩示無繩亦無縛若有發心者直須字無作莫道怕落空心空亦不惡見礦不金入炉始知錯黃蘗和尚云無人敢入此門想畏落空尽望涯而退

波羅蜜也果即佛之德用也信即信法也解即解義也修即歷位修因也證即證果也又大乘唯以

實相爲因實相爲果猶普賢觀經云大乘因者諸法實相是果者亦實相是吾所謂性爲佛之因果者蓋直指大乘之因果修證也他教立教亦各自有其法義信解之意但都無因果修證耳今欲別自己之性便爲佛所起之勝因亦不信便爲佛所證之大果天下異學惑於自性有無不知修理其性天下雖言其性而不知見自真性今不信此性與佛同是其因是自欺昧也不信此性與佛同是其果是自以己靈而委棄也若不庶慕此真性則

修證

是溺於情感也不自見其性則於其自稟非爲諦審也

是故指修莫若乎因刻成莫若乎果全性莫若乎修審性莫若乎證因也者修性之表也果也者成性之效也修也者治性之具也證也者見性之驗也

是故指期其修治莫如信因期刻其成功莫如信果完全此性莫如修治審的其性莫如乎證悟此因也者者蓋是修性之標表也此果也者者蓋是成就其性之功效也此修也者者蓋是治性之効具也此證也者者蓋是見自真性之明驗也

隨師古云隨
字俗作
惰說不敬也
又解也急也
慢者自恃輕
佻也

天下其心方散之亂之惰之慢之謂不必因而罔其

表者天下何以勸修性而趨其成乎

小惰也急也又
慢也

天下異學者其心今正馳散狂亂隨惰傲慢乃更

言不須其因此正是無罔於其標表者也此天下

之人何以相勸修你之性而進向其德者耶

天下之心方疑之惑而不定謂不必果而罔其效者

天下何以示其成性而顯其果有所至乎

天下異學其心今正狐疑佛說惑亂不能定當乃

更言不須其果此正是自無罔其功效者也你天

下之人何以相示其成性而明顯其果然有所至

極者也

謂不必修而罔其具者其性能不蔽而果明乎

若言不須修而亡其所修之効具者其性能不自

障蔽而如何果然謂得其分明耶

天下之有見無見斷見常見其說方紛紛然相糅而不

辨謂不必證而罔其驗者天下何以別其見性之正

乎邪乎至哉不至哉

今天下異學者以其性或為有見或為無見或為

斷見或為常見者如此其談說正紛紛其多為相

雜糅而不可分辨何堪更言不須證而無其明驗

者如此則天下何以品別其有性之正與邪極與不極耶

百家者言性而不事乎因焉果焉修焉證焉其於性也果效自乎諸子務性而不求乎因也果也修也證也其於性果能至之乎是故吾之聖人道性必先夫因果修證者也有哉天下可以思之矣

今百家學者如九家流之類說性而不務乎因果修證四法於其自己真性果然得效驗明白耶莊列之類其事性而不求探乎因果修證四法於其自己真性果能得其臻詣耶以此之故我佛聖人

不覺摩訶衍論云根本何因緣故得起而有因不如故得起而有言不如者當有何義謂違逆義故

宗鏡十五問佛稱覺義覺何等法答無法之法是名真法覺之覺是名真覺則妙性無寄天真朗然

廣原教要義第二十二篇

談說法性須凭此四法因果修證者也盛有深旨哉天下異學人誠可以此而思惟之矣

聖人之教存乎道聖人之道存乎覺覺則明不覺則不明不明羣靈所以與聖人相間

佛聖人之教所以在其道也佛之道所以在其覺也覺則明了出乎障外不覺則為業識蔽而不明此之無明今聖者所以與佛境為相間隔也

覺也者非漸覺也極覺也極覺乃聖人之能事畢矣此覺也者者非是漸覺而分證也蓋是其本始合

故更不問斷之究竟覺也此覺乃妙覺太聖人能
所之心了了矣

覺之之謂佛況之之謂乘覺之以成乎聖人之道乘
之以至乎聖人之域前聖也後聖也就不然乎

覺之故謂之佛比之故謂之乘如此覺之所以成
乎佛之無上菩提之道也如此運之所以到如來
之境界也前佛後佛也誰不如此耶

于稽聖人之所覺在乎羣生之常覺衆生曰覺而未
始覺覺猶夢曉猶昧是故聖人振而示之欲其求之
引而趨之欲其至之

於考佛聖人之所覺亦在乎衆生常所之知覺者
也但衆生雖曰知覺而未嘗知覺覺如夢明其非
覺也曉如昧明非其曉別也以是之故佛聖人嘗
發其性而呈示之欲衆生而自求索之嘗引導而
趨向之欲衆生而詣到之

人夫謂佛何拒而誦之為家而投珍蹈路而捨地惑
亦盛矣人夫謂你衆人乎衆人言佛所為何事

又抗佛而誦誦然誦誦群言相沮之貌如此壁如
營為家業而乃投弃珍寶行踐岐路而欲舍去大
地其為迷惑此亦甚矣

覺也者以言乎近則息塵勞靖神明正本以修未以言乎遠則了大偽外死生至寂而常明閑閑與聖人同德覺也者者以論適近之益則能止息塵境之勞慮安靖爾神明端正此本心以修行其迹未之事也以論其悠遠之益則能了畢八識之大妄外遺死生生死後生其意已見於前則全其圓極寂而常照閑閑大智恒與理冥肅然於衆累之外能果正如此乃可以與佛同其涅槃之果德也覺之效也如此大哉至乎不可以言盡不可以智得神而明之在乎其人

其覺悟之功效也蓋如是也其最廣大乎哉最臻極乎哉誠不可用言語究悉亦不可用智知為得若神而發明之則在尔其人也

廣原教要義第二十三篇

吾聖人之作當周之盛世也瑞氣見乎昭王而周書不書避異也

吾聖人佛之興現當此周之第三王成王之子昭王隆盛之世也瑞氣即是佛生四月八日之晨周人見西方有虹光浮空入貫太微通乎西方作青紅色王見之乃驚為以問其太史蘇由由謂王曰有

大聖人生在西方一千年後聲教被此今尚書周書不書紀其事蓋欲避其奇異也

化人自西極而至將穆王以神游聖人其非於諸夏也周穆王之時西極之國有一化人自西而來入水火貫金石移山川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以變物之形而又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化人以王同遊王執化人衣袂騰而上之至乎中天而止王乃請化人求還化人乃移王若隊虛既悟所坐猶向之處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王自三月不復更問化人

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何動乎此蓋佛之始兆現於諸夏之境也諸夏謂此中國之大國也

十八異僧如秦而始皇恠之佛法其東播之漸也

秦始皇時有神異之僧釋利房等一十八人至秦之朝始皇以為妖恠囚之於獄夜有神人為破獄垣其十八僧即破垣而去此亦佛法東來播揚之漸次也已上三事下藏賢聖集部中弘明集高僧二傳諸文中多引

夢於漢而聲教遂振其具數之當興也

後漢明帝永平十年丁卯夢金色人頭佩圓光飛

行其殿庭遂使博士秦景蔡愔等往西域尋之愔等至月支得摩騰法蘭相與持釋迦畫像四十二章經而還其事備後漢書西域論此是佛無漏聲教初發起也蓋其數風緣之當興隆也

出於彼而不出於此何謂也以彼一天下之大中也

將表其心其權其道之大中乎

佛出生於彼中印土迦毗羅國而不出於此諸夏之境何以為言耶諸夏謂此中國大國也蓋以彼竺國是南閩浮提一天下大中之處也將欲表明其所證之一心源與其開權顯實其理之大中正

天竺國

乎哉

聖人以道作以權適宜以所出示述夫道也者聖人之理中也權也者聖人之事中也所出也者聖人之示中也示中則聖人之心可知也理中則聖人之道之至也事中則聖人之事之得也

佛以道出興以其方便權巧適順衆生機宜以其所出之處示其垂迹夫此之道也者者乃佛理之中也此之權也者者乃佛事之中也所出生也者者乃顯示其在南瞻部洲天地之中也示此所出之處之中則佛都以其一心之中理出現興作其

金剛經王註曰梵
語涅槃此云無為
楞伽經云涅槃乃
清淨不死不生之
地一切修持者之
所作歸然則涅槃
者乃超脫輪
迴出離生死之地
誠為大勝妙所
此無餘涅槃即
大涅槃也

名義集云涅槃法若辨其義應分有餘無餘、殊常揀少分究竟之異、言有餘無餘者
光明玄云若三界煩惱盡證有餘涅槃、梵身正智入無餘涅槃、言少分者勝鬘經云知有
餘若盡有餘集證有餘威修有餘、是名得少分涅槃、得少分涅槃者名向涅槃、是
究竟涅槃者大法鼓經云乃至得一切種功德、智大乘涅槃然後究竟、
一如前云無餘者色身与惑滅盡而無所遺餘也

可以意知也。猶智度論曰：佛常居中道，故堯率天
於六天及梵之中，於彼天必生中國。中夜降神，中
夜出迦毗羅國行中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中道為久，說法中夜入無餘涅槃，此之謂也。此理
之中也者，則佛道之妙極者也。此事之中也者，則
是佛示迹起一教大事之得其所者也。心之與道
亦猶因果是一，或以其文便義便，平為前後高下
耳。適心道或前或後，亦以文便乃爾。涅槃經所謂
或時說因為果，或時說果為因。天台教儀云：某果
修因此等例是也。
謂此涅槃之外更無其餘故名無餘涅槃也

傳謂彼一天下，其所統者若中國之所謂其天下者，
殆有百數。而中國者以吾聖人非出中國而夷之，豈
其所見之未博乎？

傳如珠林法苑高僧傳等所云之類是也。言彼中
天竺國之一天下，其統攝如今中華之國所言之
之一天下者，近有百數。天下也，今此中國學者以
佛法非出今中國而鄙夷之，豈非彼學者所聞見
未廣不知彼天下為大中耶？

春秋以徐伐莒，不我乃夷狄之，以狄人與齊人盟于
邢，得義乃中國之春秋。周儒者聖人之法也，豈必以

所出而議其人乎

治春秋者云魯文公七年冬以徐人伐莒為不義
莒雖中國之者孔子乃書以夷狄之僖公二十年
秋以狄人齊人盟莒旱邢為得義狄雖夷狄之者
孔子乃書以中國之春秋大經固是儒者聖人之
範法也考此豈必然以其所出國土而品論於人乎
然類不足以盡人迹不足以盡道以類而求夫聖人
不亦謬乎以迹而議夫聖人之道不亦易乎

然但視其族類固不足以此推盡其人之賢不肖
但觀其迹未固不足以此推盡其道之邪正也若

只以類而求探乎佛大聖人不亦為謬妄耶只以
迹而論量乎佛之道不亦為輕易耶

聖人見乎五帝三王之後而不見乎五帝三王之先
何謂也聖人非苟見也聖人以人心所感而見也五
帝三王之前羣生之心不感而聖人不來也五帝三
王之後羣生之心感聖人之迹所以至也

若今佛聖人之迹見乎五帝三王之後而不見於
五帝三王之先何以言乎夫佛不先出見不妄見
故也佛正以人心有所機感乃見也黃帝顓頊帝
嚳帝堯帝舜之五帝夏禹殷湯周武亦曰文王三

王之前衆生之心未有所感召而佛法不來也此
五帝三王之後衆生之心有感也佛之教迹所以
至此土也先五次三者欲順帝王之次第耳亦猶
史記帝王本紀先五帝而後三代此其例也
道在衆生之謂因道在聖人之謂緣因緣有稔焉有
未稔焉因緣稔矣雖羣生不求而聖人必至因緣未
稔雖求之而聖人不應聖人與衆生蓋以其道而自
然相感也

其實相道理若在衆生分上而衆生未了此謂之
因道理若在佛菩薩善知識等分上而佛菩薩却

衆生三因 同歸集云凡有心心因悉具未得緣了法身不成了因智慧莊嚴
心解觀案 緣因福德莊嚴妙行資發三因具足十號昭然自利他理窮於此

以此開導衆生之謂緣此因緣一如起信論云衆
生雖有正因熏習之力若不遇諸佛菩薩善知識
等以之爲緣能自斷煩惱入涅槃無有是處又乎
等緣者一切諸佛菩薩皆願度脫一切衆生與同
體智力故隨見聞而現作業則是佛菩薩等却以
此開導衆生之謂緣也此因與緣有稔熟然有未
稔熟然因緣熟矣雖衆生不求慕佛而佛亦須自
至因緣未稔熟雖求慕佛者而佛亦不能應副佛
與衆生正以其道自然爲相感應耳
非若世之有所爲者以情而取之以情而舍之也

非如今世間之所爲法者以情愛而取之以情惡而舍之也

廣原教要義第二十四篇

聖人之知遠至遠也聖人之先覺至覺也是故其教推索乎太極之前却道乎天地之更始

佛具正徧知其所知者固爲至極之遠也佛爲妙覺一切聖賢天人魔梵所不能及固爲先覺之極先也以是之故其垂教乃能推求乎太極五運之前事逆說未來成劫天地之初者也

故其書爲博爲多爲不約浩浩乎不可以一往求不

可以一日盡

以故其所說之經典爲廣博爲繁多爲不省約浩浩廣遠無窮乎固不可以一去求探不可以一日了盡治其書之謂學學其教之謂審審其道之謂至天下非至無本非教無明非書無知是故研聖人之道者不可捨其教也探聖人之教者不可捐其書也今辨其道而拒其教校其教而不顧其書不亦妄乎

修習其經文之云學學習其教法之云審審詳其所傳之道之云至極天下非此妙極無復有本源非此審詳無能明辨非此習學無能知曉是故所

究佛道者不可捨放佛所遺之教也探討其教者不可捨弄佛所遺經文也今有辨別其佛之道而反拒抗其教按量其教而不觀其經書不亦妄謬乎儒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不其然哉

儒書學記云雖有嘉美之餚兼陳列於前若不食則不知其肴之美也雖有至極大道若不學則不知大道之善也比其拒佛教指佛經而妄論其道法者豈不如此耶

謂其道不足法推已道以辨之謂其書不足詳按已

書以較之夫與鄉人訟而引家人證當乎必也不當矣今有言佛之道不足為法却推已所學之道以辨別之言佛之經法不足為詳却引已所習之書以比較之夫譬如與鄉里人諍訟却引已家之人為知證者如此當耶必也是其不當矣

道也者天下之本也書也者天下之迹也事也者天下之異也理也者天下之同也以理而論事天下之公也尋迹以驗本天下之當也夫委書而辨道舍理而斷事天下如此而為之者公乎當耶

道理也者則天下萬事之根本也文書也者者天

下萬事之迹狀也萬事也者者則天下各各之殊異者也質理也者者則天下之通同者也必以其理而正事乃是天下之公道也必尋其迹以效其本乃是天下之中當也夫有久弃書而欲辨道舍理而欲斷事今天下有久如此之作為者是得為公道耶正當哉

廣原教要義第二十五篇

古者有聖人焉曰佛曰老曰儒其心則一其迹則異夫一焉者其皆欲人為善者也異焉者分家而各為其教者也

古者有聖之人云佛則能仁氏云老則老聃氏云儒則孔氏此三聖人其為心則一致也其為迹則異塗也若夫其一致焉者是皆欲教人之為善者也其異迹焉者是其分家而為三教也

聖人各為其教故其教以為善之方有淺有奧有近有遠及乎絕惡人不相擾則其德同焉

此之聖人既各有其教故其教勸於人為善事之方法即有淺深近遠之異泊乎致其斷過惡人民不相混亂則其為德一同也

中古之後其世大漓三者其教相望而出相資以廣

天下之爲善其天意乎其聖人之爲乎不測也

中古自三王之後其時世大爲凋薄三者聖人其教法相次而出興於世相資藉以開廣天下民人爲善此或天意使然乎或其聖人之自作不可測度也方天下不可無儒不可無老不可無佛虧一教則損天下之一善道損一善道則天下之惡加多

今天下不可輒無儒無老亦不可無佛若虧欠一教則損天下之人爲善之一道也損一善道則天下四海之人爲惡者滋多也

夫教也者聖人之迹也爲也者聖人之心也見其心

則天下無有不是循其迹則天下無有不非

夫此教也者者乃是聖人之垂迹也有爲也者者乃是三聖之心也若必見三聖之心則天下無有手相相非者也若必循執三聖之迹則天下無有手相相是者也

是故賢者貴知夫聖人之心文中子曰觀皇極譙議知三教可以一矣王氏殆見乎聖人之心也

是故賢者之人唯貴知乎聖人之心文中子者即隋大業中之名儒名通號文中子皇極譙議乃通之祖號安康獻公所撰也其論推明大中之理以

斷天下之事文中子讀此知三聖之教其教久為
善是一故曰三教於是乎可以一矣王氏謂文中
子近見乎三教聖人所以為心也

來註輔教編廣原教要義下第四

明教大師云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乎治
儒者聖人之大有為者也佛者聖人之大無為者也
有為者以治心治心者不接於事不接於事則善惡
之志不可得而用也治世者宜接於事宜接於事則賞善罰惡
之禮不可不舉也其心既治謂之情性真正

防情復性篇

中峯本和尚

性起為情生為業感為物夫萬物由情業之所鍾當處出生隨處
滅盡榮枯禍福等一夢幻此吾佛之教之所以示羣生雖一本於性而
有世間出世間之殊世間之學防情之謂也出世之學復性之謂也防
情有為也復性無為也一說不可相濫蘇公子由注老子序以六祖不思
善不思惡之說配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之一意也又謂中也者
即佛氏之言性也和也者即佛氏之六度萬行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
物育焉非佛法何以當之此說頗類妙喜以三身答子韶之甥所問天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之說蓋一時善權方便破彼情執
而已豈三身之理止於是哉竊因儒之所謂中庸者必使人之情合乎
至中則經常之道可傳之無窮也豈特人心為然至若天地萬物一稟
中庸而生化微中庸則至妙之物亦不能自育也因而治身外而治國謂
中庸者不可斯須忽忘之也使中庸之不在則天地萬物尋而復滅且人
焉得而独存乎蓋中庸乃建立生化之樞機故聖賢舉而明之為教化
本也中庸施之於親則謂孝達之於君則謂忠及之於物則謂仁布之於人
則謂教以至傳之於世則謂道也是道即指中庸之躰而言之含容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初發而皆中節一謂和言中節者乃中中庸一節也
惟過而不及則不中節矣既中中庸之節則知万物不期育而育天地

不期位而位故情業無盡則生死何有已也世間之說極於此矣
吾佛祖出世之說乃異乎其所以何則如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之際孰
為本來面目乃復性之大旨也子思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中發而皆中節
之謂和之說乃防情之極論也然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蓋情業所感非性
理有是事也惟子由未嘗不知而曲引此說者何也子思言天命之謂
性指中庸之解也率性之謂道指中庸之用也修道之謂教欲人依解用
而契中庸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者必使其舉念動心無其須
不在中庸之域防情之論極於此矣彼清淨法身即聖凡同稟之性元也
圓滿報身即法身所具神通光明也千百億化身即法身遍在一切處
也然法身如日輪也報身如日光也化身乃由光而普性無智也性無
為也謂復性之說理窮於是似未易與率性修道者同日而謂也妙喜以
復性之學會防情之教子由以防情之教會復性之學一儒一釋各秉善
權而融會之使二家之說不相悖或不乏辨則至理不勝其悖矣或
者以余說為然

慶安元年戊子仲冬於越之溪州村上莊書

獨妙叟



京東山東福記室寮公用竹園於中也是利時代
其後樓川時代慶安德妙和尚又手法手入也

不期位而位故情業無盡則生死何有已也世間之說極於此矣
吾佛祖出世之說乃異乎其所則何則如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之際就
為本來面目乃復性之大旨也子思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
之謂和之說乃防情之極論也然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蓋情業所感非性
理之有是事也惟子由未嘗不知而曲引此說者何也子思言天命之謂
性指中庸之性也率性之謂道指中庸之用也修道之謂教欲人依性用
而契中庸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者必使其舉念動心無其須
不在中庸之域防情之論極於此矣彼清淨法身即聖凡同稟之性元也
圓滿報身即法身所具之神通光明也千百億化身即法身遍在一切處
也然法身如日輪也報身如日光也化身乃由光而普性無智也性無
為也謂復性之說理窮於是似未易以率性修道者同日而謂也妙善以
復性之學會防情之教子由以防情之教會復性之學一儒一釋各秉善
權而融會之使二家之說不相悖或不乏辨則至理不勝其悖矣或
者以余說為然

慶安元年戊子仲冬於越之溪州村上莊書

獨妙叟



京東山東福記室寮公用修圖於中也是利時代
其後魏川時代慶安德如和尚又手抄手入也

修圖

